條麓堂集

條麓堂集卷之二十二

序三

賀存翁一品五考曾孫生序代作

今上御極之四十四年爲嘉靖乙丑于時元輔華亭徐公歷一品俸凡十有五年矣在典當復奏績唯公翼翼小心在帝左右弼諧將美所以斡運洪樞以肅乂中興之丕烈者既久益光帝念之有素矣延不俟治狀之上勅下太宰宗伯命稽累朝隆禮輔臣之典務從其至者又特旨加上柱國以優之公辭柱國得允復降勅褒諭加特進階焉于是百辟卿士動色相賀謂公之精忠炯

烱紀傳所希帝之疇報隆異亦耳目所未接者當其時而公之曾孫適生嗚呼天之純佑我皇不於是有明徵哉盖世之休明天所命也天將啓一代熙隆之運則必篤生聖神之主而又必爲之生明哲之臣以輔之而又保命降康俾遇而章俾壽而熾穰穰簡簡永錫祚胤然後一德久道醞蒸浸灌而雍熙太和之治成故古之人欲觀人家國之盛衰必觀其君子之亨否君子之進也進而且得君也得君而且壽康也而且子孫逢吉也則不問而其國之興可知矣公以淳德清標獨步當代負四海之望而受知於天子其拔而置之密勿有年矣其

時上雖未專任公然簡意所嚮其眷顧而信倚者固自有在公雖未獲行其所志然海内之人喁喁然日夜思治者固亦唯公是冀也迨壬戌之夏上遂正公台席舉政本一以屬之公祇順德意宣暢洪澤節縮邦儲閲實邊備塞賄源杜倖孔簡在位之匪人及守令之庸婪懲其尤無良者而諸一才一藝可稱及諸抱器養恬為衆所高者次第登叙于是海内士翕然歸德吏兢兢奉法中外事率務實不敢仍以虚文相冐民離貪殘之苦谿若更生蓋不朞月而風化移易矣故昔黷貨公行不唯貪夫末吏攘臂得計雖行自好位通顯亦朋言廣坐中

不以異也邇則士以廉耻相勵稽苞苴雖毫末有若將
浼焉者矣迄今既三年陰陽和適風雨以時禾稼蕃滋
蟊害不作四垂晏然疆圉日請是公所以殿輯邦家利
賴民生甚厚天既陰騭我聖皇賚以良弼而公又克承
天意以致之君則夫所以保固錫福于其身于其子孫
者非一朝夕故矣廼茲予之曾孫又必以考績承寵之
日天意若曰以此彰元僚忠國之殊效使在廷小大之
臣咸共聞知無若此時然爾故觀于公而知天佑我國
家之隆也其以短才濫叨邦政之寄獲展尺寸效以保
有今日者翳惟我皇覆載任使之恩而公扶翊栽培俾

之之險而不顛者蓋無所不用其心矣公社稷臣也謂某社稷衛故拳拳若此顧某寔未能樹長利于社稷而受賜于公則多矣公同鄉士某官某人等以某辱公知深求所以為公賀者問言于某某曰此非一家之慶國之禎也因原天之所以純佑我明之意以告之

賀大司馬虞坡楊公榮進少保序

大司馬虞坡楊公以節鉞鎮薊陽歷三時矣士奮馬騰民歌于野邊關晏閉虜幕益北徙焉天子念公久勤于外特召公入又特進公位少保班在六卿上以優異之先是詔以大司馬起公於家也屬虜寇雲中急悉其衆

右衛城下樵採塞矣關以南且洶洶震動天子念非公
莫可解紛持危顛者遂假公往視師及境虜解去因
留公鎮之公于是肅號令作勇敢穀器械豐積貯繕城
堡斥堠今之廢缺及昔所未備者旬月諸鎮聯絡氣勢
完固民忘其創瘢也天子嘉其悉心進公太子太保于
時虜不敢近雲中塞其明年遂東犯薊鎮深入數百里
大掠而去京東震馬天子以西土既謐因移公東治范
陽公治范陽一如治西師者而且辨利于地察化于時
計道里之遠近山谷之崇卑士馬之勁脆畫區而守擇
人以任之故不數月顯有成效若此天子既召公入念

其勞不置曰唯是圻服左右廓清寧靖唯我一臣之績故有茲命云予覽載籍見昔成康既沒小雅廢而四夷侵矣當宣王之初狄猶肆其侮而不忌也故其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于是宣王震怒而奮厥武也進厥虎臣而命之故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大夫受服而出急國恤而不避其勞也故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戎事既修則國容壯而膚功奏矣故其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我武維揚斯臣節有終而義聲暢矣以陟禹迹而威稜讋焉故其詩

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征伐玁狁蠻荊來威于是告成于王而王心寧焉蠻以寵數而使受命于京故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嗚呼其君臣之間至矣是以文武之業益光而宣王中興之烈垂于今也我國家自祖宗以神武開國耿光大烈比隆文武穹廬餘孽其不敢南向而注鏑久矣二百年來孳育漸夥數警邊堠雖飄忽來去志不越剽鹵耳徃因内宄搆謀遂糾旅合圍致之堅城之下此其意嚮有叵測者矣固不啻居焦穫侵鎬方以及涇陽已也于是我皇赫然震發命大司馬總六師以臨之至汲汲也公也聞命疾

趨不遑食飲捲斾北出當夏而及廣昌之境不謂元老壯猷六月而飭戎車者耶夫虜之積慮未嘗一日不在中國也當右衛受攻虜志必得矣幾左生殖之饒又所甚艷而甘心者延公初出紫荆即狼狽釋圍北走及公臨密雲又不敢飲馬潮河之川此其故豈繄措置足以伐謀哉蓋公自典職方師涼肅圖已有威名播虜中矣甲寅吉北之捷虜悉天漢之北列控弦之衆慫慂而南門于塞坪之下殲焉曾不得中國一毛之利而士馬之物故太半于時摠其師者公也故虜懸憚公聞其名輒避去詩所謂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嘽嘽啍啍如霆如雷

者言先聲也夫徐方不回不過王曰還歸而已來歸自鎬不過旣多受祉而已雖江漢旬宣有圭鬯山田之錫亦成周醻勳懋賞之常爾若夫三孤之重周官所謂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者則未嘗推以畀也我皇上握紀中興振揚無競之烈而公矢志宣猷欽承簡在之命永殿丕基以對揚于二祖者不異宣王之於文武也而孤卿顯命由此寵膺焉是我皇報功之典遠邁周宣而公際遇之隆有非吉甫方叔所可擬者蓋聖皇懷此下民淵衷懇切求所以綏定康和焉者于公一人焉寄之故恩禮之者渥耳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其是之謂矣夫

周宣中興之績震耀鏗鍧著于後世者以當時大雅之臣播之歌頌焉爾史維列在交戟之內職司纂紀覩盛美是故序而識之俾世之人知我皇中興之烈軼隆周宣者非偶然也

賀虞坡楊公六載奏績顯被特恩序

皇朝惇倫建極懋典勸功凡人臣階三品而上三載考成例得推恩及祖若父錫誥命兼任其子其一品最爲崇階又特許貤及曾祖蓋其禮制之隆渥如此然禮以分定故必品級異命數差然後恩誥加錫焉苟命數未殊無論同級即異品不重及也任子止一人業已推恩

後雖躋峻秩積年勞在典不二蓋又其慎重如此少保大司馬虞坡楊公歷一品俸之六年銓曹上其治狀天子曰嘻是唯余股肱社稷之臣不可以常典待其申誥三代仍録蔭一子以明示天下知朕崇功尚賢至意先是公任兵侍奏最已承蔭子恩貤贈曾祖以下則一品三載時給誥命矣二者皆令甲所未有蓋又聖明特眷優異如此命既下師尹卿丞百工庶正相與忭于朝九衢七萃之衆士女老稚以至畸町傭隸歡然相與忭于野命既播方伯岳牧郡邑之吏山海亭障扞衛之旅市肆畎畝販易耘耨之夫郵置奔走之卒莫不忻然愉悅

不踰時洽于宇內何大聖人之能賞功而鼓舞斯世之
神哉厥有由也公自弱冠登朝颺歷中外于今三紀餘
矣雖其位有崇卑地有遠近時有險易而精白承德不
遑其身與家之恤悃悃然以斯世斯民是念者終始唯
此心爾初公之加宮保階一品蓋在戊午冬是時天子
以北虜之肆憤戎政之不肅赫然命廷臣弗恪者特起
公樞省既就道會右衛阽危因命公北視右衛定而遼
薊弗靖復命公東理遼薊纖左以寧公延入于時當軸
者有不才子橫甚箝縛百司牢籠四方文武小大吏門
于貨賄手握口含即小忤輒有叵測禍公視事則一切

禁絕之當軸人不勝睚眦公曰吾不忍負國家禍福命也每夜宿于外室以俟不虞然天子既深知眷公當軸者雖巧伺曲詆屹莫能動底令罪人既得而聖君賢相卒獲賴于公蓋此六七年間北捍犬戎之侵南禦島夷之訌犁五嶺憑聚之巢殿六詔構兵之釁孽藩苞禍則潛刈于嵩洛妖巫熾兇則默清于輦轂垂紳正笏優游廊廟之間而四方庶國歌詠從容安業于萬里之外故公之精忠非獨天子知之海内之人無不知之非獨天子寵以殊典即海内之人罔欲天子之殊之也昔裴晉公以身繫唐安危凡命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公為首使

絶域者其君長必問公司馬文正公在宋田夫野老皆號為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君實二史推其由謂非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晉公則以忠義徇國不顧身計文正則以誠心自然而天下敬信也豈不真知言哉夫古豪賢奮其材智燁然樹奇烈于一時者衆矣及求其上下信服溥天地貫古今以無惑者二公之外今少保公已爾是以晉公由太原入朝穆宗待以殊禮温公以端明詣闕宣仁登之元揆若是者蓋甚駭震人耳目矣而當時之人固翕然謂在公者宜爾也與今豈異觀哉公蒲人也晉公聞喜人文正公則夏人三公固表表天下望

然悉晉産也全晉縉紳士諏所以賀公者維故原公獲上得人之本其不偶若是而併以二公之事明之夫論古今所稱此三公者皆其鄉先生也則景行有餘師矣

賀虞翁太宰榮膺特命仍錫胄蔭序

今天子嗣大歷服慨然思以董正治官登閎化理深惟銓衡之任得人為急于時少傅兼太子太傅虞坡楊翁以前太宰視司馬事天子乃下特詔命翁還天部從人望也唯翁弱冠登第立朝且四十餘年颺歷中外著有聲績為天下信向久矣頃若天子以冲年踐阼人心臯皇懍有深懼比聞翁歸銓之命輙翕然無它虞信者僃

典刑國家之得力在此時也翁歷一品俸自三考奏績後復今又復三年于是所司上其治狀天子異之詔檢先朝崇舊報功之典擇其最優者以獻所司悉索令牘唯鈞陽馬端肅公在銓部時曾考九年績絕無及十二年者遂以端肅故事請天子乃進翁少師兼太子太師如端肅例又特錄廕一子入監則端肅所無天子之特恩也葢自明興二百餘年其太宰考一品十二年滿者寔自翁始其眷禮之渥兩進極階申以世賞亦自今日始可不謂聖世之休舉而人臣之盛際哉當是時天下士莫不訢訢為翁慶者全晉士大夫以桑梓之故快覩

殊與其欣忭視四方士尤切于是大司徒疎庵王公率衆陳賀以維叨翁戚末且嘗從左右史後屬之為言余惟天將開一代渟曜之烈則必篤生膺敏名德以毘贊之而賢才之生又必挺拔山川精蘊以顯于世書云惟天純佑命則商實言毓才之由于天也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言鍾靈之本于地也翁秉閒氣翼昌運受知三朝為四方精則固天所篤生者然而惇厖渟固在險不驚豈茂光駿厲又滋熾則其為山川神奧糾聚發越焉可誣也嘗觀子思論地之廣厚以載華嶽振河海為言夫山川麗于地者更僕未易數也乃獨以華嶽河海

古之衆其特鉅者耳蒲之為域介乎河之曲而適當乎華下白石哲人碩輔彬彬然相望簡冊乃自入熈朝寂然無尊顯者而始發于翁則其殊異不倫亦其氣之渟滙久遠故耳昔蘇子蜀產也比壯遊中國乃自詫其于山見華嶽于水見黃河于人見歐陽公以為天下奇觀盡在于是余為翁閭閈後生童而嬉長而游處于河華之間且狎見翁之德暉私心固亦彿之然未知為天下所希也迨今年且及艾徼以足跡之所䟦涉耳目之所覩聞乃知天下奇觀初不出于童幼時之所習識豈偶然與蘇子生于遐僻驟見即詫其勝余童幼所習識不

知其勝而今始知之語朗鑒不及蘇子而為華過之矣夫山川者一方之所表也而河華為天下雄鄉先生一方之所仰也而翁為天下望余故因鄉縉紳徵所以留翁者而以是說歸之

送少司馬王泉趙公奉召還闕序

王泉趙公以少司馬撫晉之明年閭井大和卒乘輯睦咸信既昭屬奉約束惟謹天子矚晉鄙無事乃召公赴闕俾贊京營戎政夫公勤事于四方久矣自其釋褐登朝馳驅南北舟車且半天下姑無論已即如六官所歷世稱簡秩士大夫宣勞在國于是少休焉過此則位望

益崇責任滋繁劇矣公既貳列卿復出視洪巴又總師晋郊曾不獲一日自佚于秩茲者明天子賜環之命豈將以均勞與不然也蓋今六官之務任在常伯亞尹雖與闘馬受成而已故曰簡也若夫總天子之六軍而督護之以尊內威外則少司馬有專命在而常伯不與焉者其責任艱重變與諸曹不同其勞則視諸在外宣力者更倍也聖天子將飭治詰戎纘二祖之洪烈故妙簡才哲特加委任不以勞佚論矣嘗攬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中固封守崇嚴禁衛以示天下形勢比承平既久則武備漸弛振而理之又惟禁旅爲難勢也近代若唐

府兵號為善制迨開元而廢張燕公具文武材其出閫邊塞簡軍實咄嗟間汰冗卒二十餘萬不勞餘力也比經營禁兵則遲回四顧不得已而募武勇充行隊焉一時亦暫改觀然未十年至使折衝府無兵可發魚書不用洎外患興議者乃歸咎彍騎之法為不善假使當時不為彍騎其能復貞觀舊上初制乎此難言也國家定鼎燕都聚天下兵不當禁衛畿輔之衆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餉之慮至深矣景泰間始肇團營之制乃就伍中選聚驍備征調優其衣糧時時練習之其後継屢有廢更大較不相遠迄今營制團操兵額僅十萬餘爾往

時團操伍缺有老家兵補之蓋取諸京衛所今諸衛所皆懸空籍無一卒而操兵且常不盈十萬之額東南漕粮不減于昔而度支屢屢無羸餘此其故有難究詰者矣夫疆埸事誠難然受天子專鉞之命伸縮在已故豪傑之士能以事功自見輦轂之下其關係重于邊塞乃積習之患則有未可驟治者張燕公之在唐是已王泉公南浄海氛壯係虜頸其才畧勳望表表著當代聖天子欲以作新禁旅加意授任焉則今之營兵易耗蠹為精勇復祖宗舊者必于王泉公見之矣公雖入惡能佚耶公堅心直道不異古人其所至有成績不獨以才美

故余于公斯行服天子知人之哲且慶我政之積盛有瘳也晉陽藩臬若鶴峯史公右坡董公鶴山鄒公韮荷公道誼謀所以贈其行者以余與公有傾蓋之雅屬之代言

贈朱中丞晉少司徒序

今天子撫興運纂昌曆思以丕承祖德登閎化理日夕孜孜以愽廷者碩用實于有位于是御史大夫龍岡朱公方奉命撫并代召入為少司徒是時公涖山右未期月也山右東闕河山地隘而道阻民鮮生業北鄰虜有三關之防且外供宣大賦出倍他郡自虜賍茹加以軍

興調度徵徭益蝟集不可名民終歲勤動不足自資則轉徙外郡壠畝半荒棄乃逋賦益夥浩不可支郡邑吏皆歷歷救過不給匪一日矣邇屬奉職貢疆埸稍輯顧郡邑凋瘵久如人中枵外甦元氣卒難復也公至則軫念民艱蕩除煩細一切務其大體凡可以益民生蠲民患者次第舉之故公視事未幾諸司較若畫一環河山數千里閭民訢訢自得屬亦奉威信徙毳幕遠去時天子措意治平念惟經制關軍國至計異龍罔公報政之速俾贊于大司徒氏蓋宸慮遠矣方今四垂晏然百司號清暇其最糾紛牴牾不可緝緒者無如財用然事之

當緝緒最急而不可緩者亦無如財用何也自古有天下者其陳示典章率要之子孫世守而不變至于財用則其登降朓朒天時人事之代不可前擬故雖亦為之規度大畧使後世循是出入不至大相遠耳明興且二百餘年矣彝憲具存百司遵奉顧惟食貨之制亟屢遷而不可常其始皆緣不得已以趨時之急稍損益成典其後即以不得已者為恒制而成典遂渝遠者姑無論已即如嘉靖末載遼燧棘海氛惡宮殿災府庫竭于是司計之臣持籌握算百方括索求以紓燃眉之急秋毫不棄當時固謂趣目前辦已事隨已之耳迺入貲之通

籍也贖鍰之歳運也迄今襲之矣今海内固無事也明天子又力行節儉于上歳用甚裕乃百姓嗸嗸未得安田里樂生業者凡以徵斂促急未復承平舊耳公有高世之才而加慮切斯民之念承主上惓惓委重之德意協襄司徒氏以施與民休息之術必且使下無横征上無詭用便今傳後以不失祖宗垂制之初規矣即晋事可知來已公赴闕有日三司諸公暨左轄世彦徐右轄行周臬長鑑葦沐澤懷歉忍而不能别也乃問言于余夫公行天下幸也余何言哉第公自晋往晋士民故深有望于公者余請述之晋瘠土也其畝徵特重長人者

蓋嘗矜之有寬政焉擇其地之磽者确者瀉而鹵者沙礫者陂陁而童若流移之復寓處而墾者俾之輸木綿與布以代租入平其值才三一爾民稱便焉故歲入不逋也近歲罷布綿徵金租租又倍增其值徵金民力竭矣然郡邑所入大要視原額止耳刻猶有不及也此于公家十不剩一而民之為害十五公洞悉民隱民仰公解懸切切也開公行忽如失恃焉而復韋公入為海内均輸也故有望也雖然自征賦橫出天下事失厥初者往往而是匪直晉一域也亦匪直布綿代租徵一事也第中捋外低晉稱甚焉若夫元氣之復其賴于公者均

馬耳公之行晉士民日望之矣若天下固將陰受賜焉

送修吾馮公觀察江防序

初修吾馮公以藩參分守河東之二年令不煩而事集威不厲而法舉繇輕賦省人用大和自郡邑長吏咸得所師帥環汾霍條涑且千里政若畫一百姓不知其恩而油然戴之唯恐公之一旦釋此土去也于是公資深當陟天子乃進公副憲仍分巡晉絳順民欲也未幾會江寇竊發攖戕不時勢駸駸熾至嘯聚百十輩橫行官廨中剽其帑去天子赫然震怒汰當事諸臣不任職者中命太宰簡諸閑兵畧務實政者往而代之遂調公

飭治江防武備盖公昔嘗貳郡于徽矣屬有潢池警起自浙之開化延蔓宣歙焱馳川决聲勢張甚郡貳有理兵責公聞變亟圖所以禦之顧籍無一卒乃召田人而什伍之簡配羸壯申嚴號令核較技能指授方畧越二日紀律清肅坐作有度而軍容燦可觀矣于時諸郡邑承平久盜驟起則甚駭咸袖手惶汗坐視其披猖無如何也乃徽郡以公故獨晏然不受寇至于今宣歙人稱公保障畧不衰太宰徽往績稽輿論謂可副天子崇重留都至意請上游萑苻孽者莫如公遂以應命耳命既下公行有日諸郡邑之長蒲守陳君以朝華習公河東

之懿而未覩公佐徽之烈也乃造余請曰公比當遷遷不之他藩而必河東者以河東民宜公也即吾輩奉公教依公仁者深幸之曾未期月又轉而之江皖何故余乃以公最之貳徽者述焉且申告之曰國家之用人凡求才適其用耳然人不易知是故非有已試之效則不敢使當事變之衝慮其終也蓋恒才易通才難數化致理易而戡亂定傾難優游圖成易而倉卒應機難公最任一郡貳耳咄咤間糾不教之民成節制之旅卒能以安民心而奪寇氣其應卒定亂寔惟其才具有過人者至其無事時復雍容臨民持大體修實事恂恂然虛已

忘物不見疆毅色人嘗謂南北異宜文武異用若公者殆無地無施而不可矣是通才也今江寇恣睢沿江諸郡靡得安業念公曩時之烈思公來不啻望歲也河東民依戀公固深其又安能留公蓋國家得通才之難而公已試之效章章著耳天下才非一士可私也試而可見者效也若其所以見效則必于未試之先具之苟無其具則試之不效矣諸大夫旣諗公所以移藩之故無徒惓惓于别也自古不虞之患多生于無事之時無事而預飭之則不虞之患靡自起矣雖起不懼也河東被公德化久且獲諸大夫相與導宣之風雨以時赤白囊

不至民訢訢樂田里囿萬無不虞之患若江嶭者一或有之其所以戒防之具當何如也此不可不預也諸大夫服習公訓迪民福夥矣誠又求公龜定之具試而必效宿以預待于事先焉則公雖行而河東之民浸沃于公澤者殆未艾也

送洪湫劉公觀察嶺南序

夫事以才集而人具有集事才者每喜于自用故當其有事震撼棼汨之衝衆所逡巡莫敢措手而才者當之類有磊落非常之功為世所貴及其無事則才無以自見乃必求所以振而發之或反以擾天下之事而民用

不寧故才非集事之難能因事順應不爲才所用者難也蓋天下事當其發難之初若水之破隄決防溯湃衝激排丘瀰野舟楫業已失據矣乃板舂卒無可施而使才者治之躬自揭厲振袂號呼萬夫並馳本支分導出魚鱉之民而置之城郭有可必者及其水流至壑湍悍既殺荀下流無壅任所趨而謹隄防之庶墊溺之民少甦耳而才者則不然曰水有故道吾能復之水有別塗吾能從之濬而進之大川則運輪遠渠而繚之因勝則濰溉悖曰嚣嚣然驅其創殘之民以供築鑿民不勝救矣而其圖蓋卒亦未必可成此用才之患也嗟夫人患

無才耳有才而不善用之至反為才所用此其才可以制動而不可以制靜可以小受而不可以大受非才之全也世有全才者蘊沉幾之識而不露其明抱御煩之具而不著其迹事至則應事往則止不避難不擇利不求名不務功唯其事之集而不唯其才之用此古之豪俊所以撥亂定傾能貽永世之安者也邇者嶺南久不靖山海巖藪之間類為盜窟有司者既不能時龕定之則雷用其民媢盜以自緩久之良民半化而為盜患且滋熾天子赫然念遠民墮于水火亟選才哲往靖氛沴德意所嚮一洗數十年因襲玩愒陋習凡鼓檝憑柵深

根固蒂之冦剪蕩芟夷無復遺育餘民咸訢訢受更生惠矣天子復念民甫出亂離非大煦育撫綏之未必能得所于是亟求才哲往奠生業時洪湫劉公以藩臬守河東乃被命擢廣東按察副使余于是知天子哲惠知人安民之猷不世出也洪湫公嘗為冬官大夫省中推其才出而治河徐穎徐穎人至今賴其餘澤余之知洪湫公之為才士久矣迺歲余里居公來守河東河東郡邑凡三十餘守巡分域治臬巡北駐臨汾藩守南駐蒲蓋有成命存焉而河東守者顧多安褻陵褻陵去臨汾不三舍守巡棲居南郡邑遠者至四五百里于政體非

便近年或移駐運司益失設官意矣公至即遵成命駐蒲蒲去會城最遠監司希至至則民皇皇為供帳迎頓具甚設公携帑入境閭閻絕無追呼聲余故異之比視事不事煩威不為苛察而強梁者伏迹犴狱者易慝河東諸郡邑所在油然嚮風公府清暇百姓樂于畎畝公若無所事事而民心之懽慕日深嗚呼以公之才使樂于有為何施不可乃歛光匿鍔軫恤殘獘而相與為惠養休息之術寧其身不獲皦皦之譽而求貽地方以永世之安要在于阜民生培國脉其視務以事自見徼一切聲利而靡計斯民休戚者可同年語哉廣南新離寇

獶之害民困已極其思休息于寬政視河東不啻也嚮則決川之歸于壑無壅下流慎隄防任所趨已耳若復使好事者臨之沾沾用其才將疏鑿並舉使餘民終歲勤勤不獲自為衣食計或反以基禍故余于洪洞公之行而知聖天子為遠民慮者深也河東諸郡邑長吏蒲守陳君以朝輩既奉公條教成治矣戀戀于公行走使燕京徵余所以為贈言者余乃叙公所以善用其才者歸之并以為諸君告也

送對陽姜大夫提刑陝西序

禮刑一道也先王紀綱人道隨所在有節文焉本父子

君臣男女長少之節推而至于家國天下內夏外夷之限由周旋裼襲之儀放而達之名物度數朝聘宴饗征伐祭祀之節經曲具設物軌備矣人道之所以異于物也其有不軌不物夫然後糾之以刑是刑者所以輔禮而為教者也而謂有異道乎哉其在有虞伯夷降典則曰折民惟刑臯陶作士又曰弼于五教職任判矣而治理若是其相須也自後世學者不覩人情之原不諳于先王所以立教之故信拘方之見守專攻之術習禮者下刑名或失義而守數明刑者迂教化或任刻而少恩而禮刑之用遂分世之從政者將以章軌齊民考古陳

藝必以任之禮儒將以申憲肅物明罰正典必以任之法吏易其任則交病焉所從來遠矣嗚呼禮樂刑政治之經也世儒學不聞道遂岐而二之若此治而不古奚惑焉姚江姜宗孝氏以三禮起家自戴鄭高堂而下靡不覽絜擩撫鐫鏤剝裂考異會同詣于大道用能窺先王制作之本既登第乃授蜀之成都推官推官刑曹也若遵其用者而宗孝特以理最聞析文貫義鉤隱索伏即宿魁猾胥罔有遁情能好文者然必傅之經義平反幽濫文無害焉監司上其治狀若曰是儒者能以所學措之政深于禮矣天子乃進君為春官主客部主事眷

官凡四部主客所司悉荒服徼外九夷八蠻遵王靈奉職貢者髦結雕題其形侏㒧儸語其語其性情嗜好往往絶異接之稍失其宜剛則致携柔必納侮前後常難其選故以命君君曰是不難益作舜虞草木鳥獸且若馬矧戎狄人也夫既知職貢效誠欵矣豈不啻草木鳥獸于是申憲禁正法守明告誠遠人肅然無敢譁矣則以禮柔之使之忻喜捧戴各得所欲而去迨出國則皆中向羅拜奉順益固往春官西部遞遷比君轉員外郎郎中悉是部不以它蓰能于職也今歲甲子秋君奏績銓部者再矣天子遂進君提刑大夫副陝西臬司使夫

君習禮者也以試于刑既效矣乃進而典禮典禮抑又效矣復進而司刑雖聖天子知人善官亦君之自表見有繇哉且禮刑之為教本同而中外之立制有等故禮之接于外者畧而刑之察于內者詳書曰柔遠能邇其勢固然也夫唯其畧則調服而結固之為難唯其詳則叶比事于下而考成詞于上下又難也君當其難既皆有成績矣由是而進之以掌邦禁典邦禮將使天下無究神人大和者而何有于陝右鄂君行矣不日將聞西北有祥刑大夫伸幽振滯若神明者非它人固前日能以禮讓懷遠者爾亦使經生法吏渙然釋其一方之見

知先王刑禮本不異哉

送姚副憲之任福建序

皇明總理寰區齊一中外飭條布憲以糾奸慝用佑至理是故設都察院于闕右則御史大夫提其綱而侍御史以勅命時巡于邦國謂之內臺設提刑按察司于各省則按察諸使監司郡國之獄讞以平反于民謂之外臺中外異而責任鈞也是以朝廷僉民命之重寄在攸司任使所及恒極其選非其人不輕授焉副憲姚君華谿博大精敏有俊才晉人也初為內臺之侍御史以平恕稱凡御史出按列郡者例以歲代獨姚君按陝右二

戴𥚃報政焉蓋其民宜之天子特以異數而寵命之也于是太宰最其賢會福外臺之按察使副缺遂請於天子以君溢之既拜命豸服輶軒紆金秉玉將以春之三月廵省南國吾鄉之大夫其君輩咸榮大夫之行而重其別也請予贈之以言予惟天子設中外臺察之官非以觭禁作威用嚴政統故有虞熙載皐陶明刑從欲之治帝舜歸功焉是刑輔教不逮焉爾周官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蓋刑乃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即寬猛輕重又各以其時焉夫子有取于呂刑以先王之意在也我太祖承胡元大亂之後于以整

一曩倫革除澆偽于時不得不用重典然觀大明律令
以及祖訓大誥諸所頒述惓惓然惻怛深厚聖人之情
見矣邇者承平既久稍成玩愒有司者思一振勵而激
揚之于是習尚嚴深流而不返雖足明作一時之治而
民乃囂然不樂其生則矯枉之過也姚大夫仁恕之性
厚于天子寬嚴之濟協于人心寧失不經不啻非辜譬
則和風甘露三泰之政足徵焉夫閩之人何異于秦之
人哉君執是心而毋變則閩人之悅君將猶秦也漢唐
之法吏多矣語陰德者曰于定國曰徐有功特以時尚
嚴苛而獨留情于寬有足多者寬猛慢殘之論識者猶

或非之矧際此皇朕槩以刑亂之典哉大夫行矣閩南去京師萬里而太宰氏寔生其鄉吏之臧否能惰猶几席也以君平恕之政惠此艱民駁發之聲其遄之當宁更速矣君尚毋易泰政哉他日正位中臺以平天子之法而天和宇內者必姚大夫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請以是贈姚大夫之行

送董平村推廬州府序代作

帝王宰馭天下之極務在平斯民之情而協之中故堯舜在上咎繇執法斯風動之休莫可梗帶何者民有不平亂之本也是以國家敷道佑民章軌癉惡內有司寇

廷尉以平天下外而臬司節推以平藩府亦惟欲協民之中使惡不能乘善天下之政莫先焉故士學古行道聞於當今之務者其出而筮仕則必急于平民然情偽萬變杳曖委折不可窮殫非明足以察勇足以斷信足以孚則鮮能以卒得其平而息民之爭吾又見夫平民之職為難稱也淮南畿輔之地有郡曰廬江實當南北之中其諸風氣水土以暨習俗之尚大較今之天下為得其平余嘗聞先生長老語宦遊之勝者以廬江為稱首曰北土高而氣急其民多質而悍好勝而輕命故有訟不能輒息南土卑而氣緩其民多懦而詐深文而巧

織故有訟不能輙辯淮右之民貿而靡悍柔而靡詐即
有訟一辭折之即兩服而去也又地鮮冠蓋之使按撫
之長歲一臨焉故其民之事上也最尊吏于其土者率
不勞而政舉折獄之難非此郡論也今歲適郡之理推
員缺余年丈李村董君奉天子命以蒞其任余于李村
君同視大理政者三時矣朝夕相居出入相近有以諗
君之為人君沉毅篤至不輕然諾吾知其信矣其布信
衆志翕爾以服者足徵也君慷慨負氣酬酢若流吾知
其果矣其迎刃解紛遝生應剸若足徵也君議論通明
小大不爽吾知其智矣其探索隱微曲中關要者足徵

也故遊于大理諸廷尉之屬咸竒之廷尉固平天下者也以君所長試之而平一郡雖甚繁錯吾不懼矣矧㕑江又號稱易平者哉則夫式和群情歷綜衆績騰舉中都而流芳聲于朝守也端可指日俟矣由是而平蕩服而平天下將與古咎繇者伍則君之斯行也詎惟一郡之庥且將永為天下之福寧惟君終身發軔厥有良基將我同寺同年亦俱與有休寵是故不可無言也敢盡其辭

送何鳳野推常州府序

岷峨之山江水出焉其始也渾渾汩汩不過泛觴焉耳

比其下夔峽歷荆門址則淮泗洛汴及梁豫之群水趨之南則洞庭震澤及吳楚之群水赴之浩瀚瀰漫暢然東逝而江始大矣故魚龍之所窟宅雲雷之所吞吐舟楫之所萃聚寶藏之所阜化為東南之巨浸者莫若江夫以始之細也將終焉而已終延盛大若是豈有故與其源之發也深故出之而不窮其勢之達也遠故受之而不泄其時之歷也久故功用之及物者日以廣即使雷雨暴作及水大至漂撼原野震盪山谷亦豈不可喜可愕劃然雄且大也然風定雲止水去無所高者研然低者窪然求其所謂雄且大者且須臾失矣君子豈是

貴哉觀水可以徵人矣蓄德者大于晚成致用者戒于速發是以君子爲終身之期而不計乎一朝之利故吾于鳳野兄之行也而有感焉鳳野蜀之華陽人也地與岷峨相近而鍾江源之秀其氣沉以密其度弘以愼其識明以敏弱冠即以明經舉于鄉固已立見其穎矣已乃臨漢隴溥潼華西觀漢唐之遺墟以察其所以興廢者南泛灔澦浮湘沅北巡嵩室太行以極涿冀舟車之所探討不知與漢太史公孰多寡也退則修業于岷峨之野淵涵渟滀其抱益富亦猶江之歷夔峽而東而南北之水滙之也維歲癸丑之春禮部復校天下士而君

遂褎然登選適毗陵之四府缺銓曹因請于天子俾君
莅之夫君其之同年也同門之友三十人而君為長每
事必綜理焉指授焉衆咸賴之事用不廢以此而推常
州績可朞月奏也常民其幸矣東南之水以千數而唯
江為大江之延漫數千里而淹畜之功唯于吳會為大
吳會之民其澤于三川也久矣君鍾江之靈久積而施
則常民之渝濡于德教者不啻江矣由是而往泛涵淮
作霖雨俾天下之民以穌以潤固亦其餘波也哉余不
佞志學未立與進于君之末思朝夕之多愆欲依君以
為楷也耿耿矣故于君之行也重幸常人之將蒙其利

而不能忘吾私

贈方古田推安慶府序

方歲癸丑余從天下士挾藝而至京師𢿙棘之次日凡士之與選者會謁于禮部余以菲劣冒列私計以賢士之在天下星分川布廼今群四方之彥而揖遜于一堂其瓌奇瑰偉俊乂畢備當如隋珠荊璧垂棘璵璠種種有之心竊欲尚友焉于是縱觀而物色之遂識古田方君于春官之署粹然若玉之温也凝然若山之立也矯矯乎若鳳之舉也于是諗君之素于一泉史君愈益敬慕之已而進謁經師劔西先生又知君為同門友自慶

者屢焉夫士同年而通于籍者類講世好義至重也然東西南北之人裒然並進渙然雜處往来趨拜有值有不值故雖名氏相諳而終身不識面者比比也夫唯同門而進則交際相及歲時相覿覸諸同年之友意氣為尤洽焉亦勢也余一見古田君固未知為同門友也而即有皈依之意古田君亦惓惓焉不我遐也乃今為同門友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孰謂人之契遇不有數哉歲且暮天子命君推安慶事越仲春行有日矣君過諸同門友而辭焉聽其辭退然若畏其不任者張子曰何為其然也夫習俗異尚通之者情風氣異宜一之者

法故學古者御今者也制遠者察近者也君之鄉非所謂洛陽乎藩府兵衛錯處則民不一藩臬部院交臨則令不便舟車冠蓋日迎送焉則地衝而務夥故游宦者難之而生乎其鄉者控馭之術固豫也矧安慶上無藩臬之臨内無藩府之擾道路来往視洛陽十一爾夫瀕海而居者靡畏風濤之患以之游于曲港寧足慮乎何者其習便也千金之子出其贏餘而廛市之氓莫能與之爭利何者其本饒也君賦中州之粹熟師友之談明于聖賢之術而習知繁難之故雖地之倍劇于洛陽者吾猶將易之而何有于安慶哉君曰然則安慶固易與

張子曰未也夫安慶者山阻而水廣是故巨盜滋焉吳楚之交流寓者衆是故土風漓焉民性輕躁而好勝是故獄訟熾焉三者皆得于理者也君為理官慎無忽諸且控帶上游留都西户太平之慮委重在此焉未雨桑土之謀于今尤為汲汲者君以為何如君曰唯唯兹固其意也書曰罔曰弗克惟慎厥事徵子言吾固將勉之于是同門之士翕翕然咸幸皖民之將蒙其利而信張子之識古田君者不誣也

送莊仁山之廣德任序

夫士方幽居覽觀往古之迹目覩當今之故慨然嘆曰

世不吾以也故民之勞瘁也如此苟有用我其經綸之畧固具也蓋遐想皇墳變風易化之志有不人人同哉及其服有官守志足行矣然職匪親民則澤難下逮權匪專一則功難究終職親而事專者唯郡邑之守令為然耳故士學古而行道者以與守令為幸皇帝三十二年命禮部大校天下士而寬其制額若曰方今制科為重故士之抱藝需用者必由制科延能濟勵不倦興起庶功中外之民困憊極矣其廣采俊哲俾之宣力四方弘我至理于是晋江莊君聘氏遂以明經襃然為多士先銓曹論次其材祗順德意遂請君為廣德守天子可

之君聘仁惠慈明閑于當世之略其軫民之艱思以極
全而翼起之者不知凡幾矣廣德固東南鉅郡也方在
畿內王化所先又工無監司藩郡之臨統紀既專即事
無掣肘君之志其行哉議者猶較計勞役久近之差謂
以海內碩魁往就一州之牧若爲君少之者殊非知君
也君氣厚而學淵養充而力確自志學以迄乎今存之
者裕矣其於內外輕重之分殆不屑屑然者茲其往也
出夙昔懷負之奇而見之設施積也久則其發也必大
蘊也深則其達也必長將不特廣德之民永綏厥生而
聖天子側席不遑知人安民之意亦允有慰副使繼今

而後稱循吏者曰嘉靖癸丑之榜有莊君聘焉則君不特以經術為多士先抑且以治行為天下最矣張子叨與君同年而進又幸而同門同門之士知君之素而慶廣德之民有攸賴也廼命言于張子以贈之

送李少霍之德州任序

李君子茂被命而牧東土也同門之士咸謀所以贈之廼寄言于張子先是聖天子憫中外之民罔協于理深惟所自原于長民者之弗任其職也喟然興嘆思以易其絃轍于是太宰祗承睿念披歷輿圖擇諸郡邑之繁劇者盤錯者困頓者廢墮者灾荒之薦臻者率簡諸甲

第擇其英卓強毅浩乎足以有為者畀之故今歲之守列郡者視部署且半焉權時也命方下都之人喁喁然曰聖天子之憂民其殷也如此命既傳四方之人喁喁然曰聖天子之不忘我民思以拯恤而安全之也如此以至吾黨之士亦莫不奮然思以自效于時仰副當宁曰聖天子勤民之瘼以為我才我才能宣化承流以與古之卓魯龔黃者伍非夫也德意所嚮風聲漸之故識者謂今茲之舉有太平之基云子茂氏與余生而同鄉舉而同門其器度之純才猷之敏藻鑑之哲余固目濡而耳飫之盖得于天者深也矧承若翁按察君庭訓詩

禮之所漸摩聞見之所充拓舉而措之政殆庖丁之割
童牛及豶必無事矣夫赴功者才也懷衆者德也永貞
者志也振頹剔蠹釐正紕繆使一方翕然改其觀聽非
才奚以濟之固君之優也豈弟易良俾民不貳俗吏所
後君子先之以君之仁又奚假言哉然才當于事巨細
鈞輕心存于戒始終貴一蓋事有常端而機無定在故
心之所難難斯易矣心之所易易斯難矣終始于難者
終始于易者也以君之才事無能難君今難之其無終
易哉他日顯奏丕勲以治平最于天下者非他人必吾
子茂也聖天子汲汲安民之意端此慰矣夫誼莫大于

同年而同門之義加重焉故余不敢榮侈子茂之行而忠告之若此亦二三君子之同情也

送李栗軒之蒲城任序

士君子抱經綸之畧挾桑蓬之志孰不欲兼善上下見之當時者哉然其始也通籍難其既也麗任難奚言其難也自徵辟之典廢而科貢之制興有司者引繩執尺以上下天下士其来久矣皇朝益重制科入仕之途雖雜然並設而唯以制科進者為才故前後之歷華階竪崇烈者率由制科而士之志當世負奇異者雅不欲他途進亦唯制科制科若是之重且榮也夫群四方之彥

數千百人之中積三年之久而拔其百十人焉斯亦艱矣故有窮經半世而始與者有既老而始與者有終身不與者故曰通籍難也籍既已通矣然皇朝奄有萬方揔理寰内明命冢宰齊一權衡凡四方之職亦惟四方之人任之故有背鄉邑涉險阸間關萬里歷諸卼㟔之侵然後抵于任者或浮洪波楫巨濤翔翔于魚蝦黿鼉之區長風水怪又時出而為異經日累月然後抵于任者比至則風氣燥濕不同食飲因之習俗既殊語言差異父母妻子愁坐而思歸而政治又不能朞月以宜于民蓋今天下之仕比比然也是不曰麗任難哉鮮

梁李侯温甫幼穎敏有俊才治曲禮弱冠而遊鄉校即馳茂聲試于鄉凡鄉之業禮者幾百人挺然而為之冠繼試于春官凡天下之士其業禮者亦幾千人又凌歷而上以登甲科夫士冀一舉于鄉茫而莫可得也李侯方在英妙連掇高第若發蒙振落不勞餘力通籍之難非所以為侯語矣比銓司論才建官又以侯為蒲城尹蒲城秦京邑也鮮梁晉西郡也相去二百餘里在古為一郡地道里既近山川共之可以昔發而今至也其諸土俗好尚諸食用諸情僞即鮮梁居可知矣是雖仕也亦家也烏知所謂難哉命既下行且有日矣同鄉諸君

予命張子贈之以言張子蒲坂人也蒲坂東距解梁僅百里為李侯之居西距蒲城亦僅百里為李侯之治故張子諗李侯之詳而諳于蒲事蒲僻邑也其民淳而事上也最尊其地饒故賦倍于他邑而靡逋負以侯之才卧治之有餘矣夫其逋籍難也釐任難也侯既易之矣然令之仕者又有令終之難終基于始者也侯方筮仕敢申告之罔以才高而畧于細罔以望重而凌于物罔任于法其必曰情罔任于情其必曰法事靡慎則吏易肆欺令弗專則民罔實惠侯行矣一方之慶戚懸于侯者也台邑之業亦惟胚是侯無忘余言哉仕之三難在

侯為三易矣余不類必長于侯承諸君之托而不獲辭也故敢以二難榮侯以一難為侯之規云

送黄訒齋尹高平序

即墨黄君訒齋張子之同門友也方歲三月張子與君同通于籍朝夕游焉誼好甚篤也曁十月天子命君為高平令於是張子賀焉訒齋君曰夫掾簡紛疑纓辭陳義者儒生之業也布令承流乂民康務者有司之任也余之業于儒也有年矣郡邑之事吾未庸心焉即一旦而長民吾方懼學製之壞錦也子何賀焉張子曰不然洞庭彭蠡澤之巨也汎洳而不導不若棨泉之淺隊並

梗楠材之良也合抱而不採不若樽櫨之用故畜德者病于違時樂道者存乎兼善吾與君之所為學者非六經孔孟之辭乎修己治人之外固無更僕長說也匯其源必欲濬其流培其體必欲致其用故君子有違時之歎而靡得位之悔則余之賀君者其宜也君何辭焉君曰具本而應化者通人之方也習熟而利施者恒士之調也位患其立事謀其始余誠惴焉子毋律我以通人乎幸有示也張子曰千將未試人知其利和璞未理人知其實余之所以賀君者豈臆耶向余始見君儼然而莊若可畏也就之而聽其言其氣和其辭辯久之而知

君之心蓋甚樂易正直坦坦乎其無芥蔕也以若所蓄而施之用猶之鳳鳥之鳴江河之決雝雝乎浩浩乎雖天下吾猶將賀之也而又何有于高平君曰予過矣子過矣然高平予之通邑也政奚先張子曰未敢知也昔者齊君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孔子曰政在論下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故胗疾而異餌者醫之良也觀世而更化者政之善也今天下之患有可說矣醜虜陸梁晉冀告病賦役繁蝟民罔固心倒懸之解水火之濟撫綏而安集之政莫有急焉者也寧高平已哉寧高平已哉聖天子憂民之瘼簡俊乂以輯

逶邐其汲汲勵精之願固在此爾君慎毋忽諸則余之賀君者端有在矣君曰此固余之意也盍著予言置我户牖張子不敢當越月君將行矣同門之士咸請以張子之言為貺因書之

贈龍巖楊侯之任寶坻序

寶坻劇邑也去京師東南二百里而近河東龍巖楊君謁選銓部銓部謂君才也俾尹兹土焉于是張子聞之善銓司之能任才慶楊君之能任職而寶坻之人之將蒙其澤也夫士釋褐而視政雖甚簡土猶懼學製之壞錦也矧劇邑也近也而善之而慶之者何蓋環百里之

地奉天子之命而總其田賦獄訟教育之政其善敗之端生于心加乎民者至速也然或遯在圻服之外甚者里以千萬計或限在山海之陬通人使軺之所不至或南北殊方燥濕剛柔異宜言語習尚人才與地不相謟者雖殫心瘁力治不可以朞月期也假以朞月治雖已成矣部使者或耳目有所未及則其令聞不得顯融于天子之庭若是者衆矣茲地界在畿內在古幽營河東同為冀州之域其民之習尚嗜惡與其政令弛張之宜不俟殫心瘁力固已即楊君之邦而居可知矣而又不能檃其德聲是故朝一令焉宜于民則京師夕可知也

夕一令焉宜于民則京師朝可知也民之歌謡道路之傳言縉紳先生之出于其途部使者之廉察于耳目若是乎不可壅也君行矣吾東南而訝賓抵新政之聲皁然流于畿左者不以期月待矣雖然畿邑之政其休問之易宣者近也其有隱疵則亦猶是矧輦轂咫尺法自近始其視諸外郡國綑為益密云京兆之督三輔司隸之察雍洛勢則然也且兹地民習騎射故土多善剽五方雜萃故質任漸澆有勲戚之采田焉有中璫之宅里焉親軍錯處而惡少竄其中則通變柔調之術又不可易視者增以京郡之役邊猴之警抑又日月異焉非君

之才且仁其孰能拯之予自束髮識君且諗君行誼之著于鄉者詳矣故知茲邑之必獲其澤而政聞之日至也故又善銓司者之揆地選材若是之審也鄉人楊君芬葦謀所以道君行者徵余言因序以贈之

送杜培亭宰華亭序

余讀漢史遡觀孝文之世吏稱民安海內醇厚心竊慕之然考當時郡邑之吏其赫然表著其政績者河南吳公之外無聞焉及覩武宣之代長民者率有茂績比跡後先其姓名之登于簡牘者相望而可數也此其治宜若大倍于孝文而夷考其實迺返有所不逮若是者何

也興化之要在于應時而無事種蒔者去其撓勿狀者逐其害譬食饑而飲渴裘冬而葛夏如斯而已矣若以平庸之施非以殊群而務為皎皎邁常之政即其精神之運非不誠然可喜足壯一時之蹟也然而天下之治不由焉故今語循吏者以武宣為勝而論治者則以孝文為優君子而任長民之責當有所辯矣皇朝奄有萬方郡縣天下百八十年來其樹聲遠邇著跡簡素雖代有其人而治功之差亦有可論蓋草昧初定務在生息撫育惠和至成化弘治之際三光大明萬物咸若猗與盛矣適歲北虜陸梁邊邑震動而草竊水孽往往竊發

加以天災荐臻民用失業視昔蓋多事矣聖天子憂之
申命太宰妙簡才望以分歷中外重地求民之瘼於是
華亭尹鈌余同年杜培亭氏寔往蒞之夫華亭南畿重
邑也王業所因前後賴之租賦上供歲當天下之半國
家根本聖祖之所軫念者恒先焉今其民瘵矣户産困
于轉運之役機軸空于誅求之屡室家憂于番舶之擾
賦稅隱于豪強之占蓋昔所謂樂土也今人有轉徙之
思此其政之所先當何賴焉培亭君氣厚而性仁明信
而剛决與余處于司農之所者殆三時矣閒圖將以補
廞其惘念東南之民之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余言之今其[illegible]

也必有以甦萃民之困而紓聖天子之憂者治平之續俾後之良吏與吳公並稱吾甚願之

送馮澤山尹臨淄序

澤山馮子既授臨淄尹行有日矣過張子而告曰吾于子居同閭遊同庠其舉于鄉于春官也同歲余之所厚善者宜莫若子茲余將儼然有民社之寄子其有言張子曰吾固知君君才宏于數學窮其究棟楹之質夫豈不勝于榱櫨也予何言馮子曰不然夫撫摩培養所貴者仁而恃恩者玩振勵明作所尚者義而畏威者携決剔隱微莫先于哲或云物忌太察持重致詳莫先于慎

或云事貴速斷從此則違彼近左則遠右矣吾固疑焉予嘗言張子曰有是哉夫拘于一者非通方之見先于意者非隨事之幾蓋事有如反而寔相成亦有如合而寔相逆者不可以膠柱論也今夫仁與義反威與惠反察與容反決與慎反然而不可相無也仁以義成威以惠立容以察廣決以慎當非有彼此左右可以從違而遠近也姑息類仁而墮威暴戾類義而傷恩苛索類察而病于容畏葸類慎而遠于決然墮威非仁也傷恩非義也病于容非察也遠于決非慎也欲以近之適以遠之欲以從之適以違之此無他如合而實相逆故爾相

成者政之經也相逆者經之訛也辯其善惡審其施措不撓里甲不侮鰥寡則仁乎不逼巨姓不畧厮吏則威樹獄訟上下錢穀出入必躬焉則察而不傷于容事至必詳議之而不狐貳于將發之際則慎而不傷于決如是則善矣然所以考其理者有三徵而所以握其樞者惟一本三徵者一曰在往牘二曰在同家三曰在民心夫史傳所載循良酷虐之蹟班班也暇則閱之我今日所行必有與彼類者察其善惡而從違之又況因有所興起者乎我行之得失人莫肯言也其環我而郡而邑者其得失人則莫不言或曰某某善吏或曰某某不善

吏或曰其善吏也而其事未善或曰其不善吏也而其事善反而求之我今日所行必有與彼類者察其善惡而從違之又况因有所與起者乎士吏之近也以恩怨為毁譽不可憑也惟民心不可強以從違隱而觀之必有慱焉而不私者察其從違而去向之又况因有所興起者乎一本者曰心也心存則萬事理矣必敬以持之使本端而宰制在我然後考之以三徵則凡相反相成相近而相逆者可得辯其善敗矣於從政乎何有馮子曰然子之論深矣請嘗試之適沁泉陳子謀所以贈馮子之行者聞張子之言而是之曰茲友誼也諸世俗贊

揚襃大之辭可畧矣遂書此以貺

送崔臨溪令鄢陵序

夫環百里之地數千萬人之居其方足以擬古次國之諸侯承天子之命往而臨蒞之其居處甚尊其出入甚佚其左右趨走之人甚習其賞罰予奪唯其出諸口其喜怒微見乎色則一方之人欣戚焉大丈夫得時行道其出而為令宰也顧不易乎然古今異宜出處異致士方窮居誦讀古人之詩書以自磨刮雖一家之政有所不與一旦出而膺民社之責簿書期會之間窮年有不能致詰者加以猾胥頑卒覬隙生蠹豪族宗姓往往齟

齬其所設施而又轄以長吏自有所睹心有所畫動為所制不得以徑遂令宰以父母斯民為任饑寒困抑之不得其求則怨生焉若是乎令宰之難為也雖然易者其地之便也難者其勢之牵也君子而有仁誠之德不昧之明必斷之勇而又深沉委曲以濟之將不牵于勢之難而益見其易者然難易又有關乎時者則可說矣蓋當險難方夷民心思善而樂休安養休息天下日向于無事民有老死不識官府者時則政清刑省令長與百姓若父子然其情愛甚洽而勢分甚相近也則其為令宰也易當承平之久纍孽萌而詐偽興撫以仁則見

欺震以威則怨起加以依順成風苞葅為俗稍自振拔即一齊衆楚鮮不變為蕭艾者故承平之世能吏甚多而良吏甚少非不欲良也時漸之也故君子之為令守也難嗚呼當今之時承平亦久矣軍旅蝟興四方告病水旱閒作閭閻蹙額吏勢日趨于尊而斯民日趨于獘制度日趨于侈而蓄聚日趨于空歲沿月深莫知紀極士君子而獲用世之權當如拯溺救焚不容終朝安居者而又動為上下之所牽制故當今之世有良吏出焉不為勢撓不為利誘不以剛吐不以柔茹寧其身不獲逮化之益而務使百姓蒙一朝之利此則大浸稽天砥

柱自若吾謂傳良吏者當標諸卓魯龔黃之右矣蓋時之難易殊也余年丈臨溪崔君宏度深猷綽有憂時之志當世之長者也銓司知其賢疏名以請于上俾君為開封之鄢陵尹鄢陵固梁宋之舊邑也民物醇庶其君子好禮義猶有開漢之遺風焉君素軫民瘼抑且閑于當世之務茲出而筮仕復臨茲善邑其必為良吏奚疑焉余辱交于君最深而慶鄢民之得淇令宰也因備述古今難易之故以贈之

贈李一齋尹昌黎序

一齋李君之尹昌黎也屬余當贈言病弗果再閱月昌

黎之政既成矣吏懾其廉民懐其公諸宦遊者稱其敏昌黎為畿輔最近邑朝夕聞諸守土者之媺惡甚習無如道昌黎君者張子聞而善之曰偉哉昌黎君之優于理也不啻速矣將其才之宏于施耶抑時之會耶我聞截匜之鍔無畏乎割雖千里之御發軔于跬步盖體備之也豫而志期之也遠故應無不宜雖近而不敢忽也方吾居鄉則聞有李君者以文學名知君為文學士矣未知其德誼也既余隨李君舉于南省朝夕與游議論風旨侃侃焉知君為德誼士矣未覩其政事也今臨政甫月而以若所聞如此則君之政事又有大過人者是

不猶江河之潤隨地而施渾渾乎不假餘力者乎何報績之速也蓋昔者宣聖究論治道汚隆久速遠近之異曰王者必世而後仁曰善人為邦必百年而後勝殘去殺豈故遲之哉勢固不可強也至語其自用則曰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百年必世在善人王者則如彼朞月三年在聖人則如此聖人固豈以速化之術異于人哉亦言乎其時也當今之時可言矣治久而弊滋法弛而人玩賦急而民勞加以北虜匪茹內妖時發兵馬錢穀之需毋動無不從之民者而天災流行水旱薦至即昔所謂樂土逸民率時告病矧昌黎逼近邊堠民無

他業又為苛役縣吏之所掊削者哉李君滌其蒸歊濡以惠和之澤解其煩瑣濟以簡易之法殆若繼大寒以陽春取赤子于盜賊之手而慈母哺之也比固其歡忭鼓舞傾心易慮不俟朞月者乎蓋君之才優于理劇之時易于理兩相濟焉故理速然今天下之時無不易也以君之才施之天下無不優也即于小則大可知引于近則遠無量由是而臺省而藩臬而卿貳而台鼎其設施之宜其感化之妙其豐功駿譽之所宣揚固有益大益昌益達其所未盡者唯君之才與此時然也繼不敏竊公以為天下慶而私幸吾鄉之有碩人又幸吾同

榜也故述其才與時之槩如此蓋夫執實之端慎終之要則固君惓惓無已之心都門嘗藉以爲忠告者茲不復贅云

送郭小峯尹丹徒序

小峯郭君之尹丹徒也同鄉之士僅君臨溪輩議所以贈之者俾張子爲之言張子于小峯辱好最篤因不敢以菲劣辭乃言曰余嘗總覽古今之迹而覈其所以興衰隆替之由大抵自周以前而天下之治忽存乎列國自秦以後而天下之治忽由于郡縣何則其御之隨時者異而政之及民者一也夫民生之休戚寔天下治亂

之攸關故古之爲封建者求以安民而已今之爲郡縣者亦求以安民而已然則今之守令與古之所謂侯牧其責任鈞也而顧可忽哉漢世崇重守令故内自列侯出典郡邑治績有進則詔勑之褒荅及之是以兩漢之俗幾乎隆古繇此道也國朝益重郡邑之選擇諸科目之英量其才猷之近小大難易惟所任之是以百八十餘年治隆化洽自古治平之盛且久未若今日者也迺歲醜厲陸梁遏輔告困倭夷猖獗留都震驚加以水旱不時流離載道聖天子惻然憫之重惟民命之司厥在守令故增益制科用廣循良之求而小峯氏遂被命爲

丹徒尹馬丹徒固東南之鉅邑也臨據大江控帶畿輔蓋古所謂京口云者寔南北之襟喉舟車之總會視他邑頗繁劇焉矧客逦海門巨盜竊發土風華侈民用訛歷茲其時又非前後者比故太宰擇才較德不以付之他人而必于小峯乎寄也予與小峯為二試同年有以諗君之素君有通明之識則不窒于應有必斷之勇則不滯于施有博愛之公則不隘于仁傳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君惠利京口之民令其樂生安業俾東南循吏稱為第一以允副太宰之明端可卜矣然事伍其難才伍其易雖難亦易也事伍其易才伍其難雖易

亦難也君之地若難也君之才則易也吾頌君以難心處之今夫太行之坂詰屈犖确車輿之登陟者日踵焉而無摧輪也比達邯鄲之衢則敗轅蹶足相望矣長江之津洶湧淵湃若沸雷之轟于百里也南北之舟楫亦靡失焉而曲港小洲往往有敗桅眠其側若是者何哉固敬肆難易之辯也君家太行之巔而任大江之側此固皆熟擊于目者予荷君之雅而知君之心若故不敢頌而以規終之

送鄒倅呂北軒遷令大昌序

蒲為全晉西南盡郡地狹而民夥山确而賦重道衝而

往来冠盖之使多凡来牧于兹土者令奸則人心易擾歛害則地利不支禮曠則出于其途者怨非有無方之量不易之操而紲之以不匱之才者莫能濟也矧郡倅無獨運之勢而錢穀又其專責哉故前後倅是郡者相繼以罪廢論政者則曰蒲郡難嗚呼難固然矣易之亦存乎人爾歲癸丑上谷北軒呂君来倅此郡初至民即翕然異之比三載政甚有聲銓部遷君擢之大昌尹嗚呼蒲果難耶將後先殊時而道不同耶抑吾所謂易之者存乎人耶若呂君者其亦異于反令黷利曠儀而速咎者耶由是益宏其量勵其操紓其才將無適不可者

而奚有於大昌耶蓋大昌夔之東邑也延袤江嶺編戸不過三里則其事視蒲為簡土蕪水陸之産古稱賦不過六晋則其徭視蒲為輕且僻在山陬舟檝車馬之所不經則視蒲又無往來之費矧令視于倅則無掣肘之慮四方多虞而全蜀獨寧則無徵發之擾監司非人雖善政不能自達也夔則吾鄉達東坪張公守之張公之仁足以容北軒君則無阻抑之患君之美不驰于先而大昌之地其易於蒲者又如是則夫課治平之蹟以最於東川者寧俟三年與蓋舉千鈞之重者無畏乎匹雛舶滄溟之波者不難于曲港報繁劇之績者無有于盤

錯故即北軒君蒲政之易而徵之大昌由大昌而徵之益遠益大則位益尊勢益專而政益以易矣有其具故也君行有日蒲之縉紳大夫咸嘉君之治行而惜其去屬予贈言若此亦諗夫後之政于斯者使知蒲之果無難也

條麓堂集卷之二十三

序四

送興川葛公承恩東歸序

今天子嗣大歷服委任耆舊于時德平興川葛公以三
朝名德總憲巾臺正色率下表儀風紀中外執法之吏
咸兢兢奉條教雖遠在千萬里無敢佚越刑清令省海
內謐如也昨歲公年七十據禮請致政天子不許曰來
春當大計天下群吏之治公其留贊予綜此初政事竣
公申前請天子復不許曰大臣式是百官重惟德望豈
緊精力是憑公其勿辭有間公請益力章凡三四上天

子不得已許之進公宮保秩命給傳歸詔有司供輿夫月廩凡所以優老尊賢之典靡不備具於是侍御周君詠院經李君志學葦謀所以與公別者謂維素叨公知屬之爲言余惟天地剛大之氣全具在人存于心則有確乎不可拔之節徵于色則有毅然不可犯之容發于事業則有浩然不可遏之用世風國紀所賴以振敝維傾非淺尠也歷觀載籍其豪賢卓犖建大業策鴻名磊磊軒天地者相望前後然以徵所懷負不爲形役物引全具剛大終不間于始者數世一見猶若接踵然此其故何哉功名可以才成而德守非所彊也加以矜性靡

恒末路難饒直道多忤方正寡合是以士鮮剛大之行即有之亦多罔顯于世其來舊矣公自弱冠登朝卓然以直道自行其志動必求諸理不詭隨于是非政必要諸法不搖惑于利害口無飾言足無矯迹出其心所真見而專一以持之無二三之德蓋颺歷中外且五十年其直道猶如一日非天地剛大之氣獨稟其全者能與此耶余自釋褐謁公望其色毅然聆其語確然已而覩其行事又復浩然廼自幸獲覩前輩風烈將謂時賢與古人無所多讓迨後數從海内名公游其高標英度弘亭遠猷無往非我師也而求耿耿直道出之誠心自然

無纖毫勉強而卒莫之败者則公一人而已夫繩尺所加槎枒不便砥柱所礙湍瀾則鳴是以公之直道雖爲時所推而亦多所牴牾不諧于世蓋非惟憸壬者忌而號爲君子者時亦忌之非惟不諒者憎之而素稱敬信者時亦憎之迺公自任其心永矢勿替浮游塵𡎺高視百物之表雖出入隱顯抑揚違合無慮千萬狀而其節不可變卒之誠融而孚理久斯著明良啓泰一德受知獨秉國鈞幅裁四海義聲足乎聽聞公道孚于上下晉紳就列則九重有專任焉懸車請老則三錫有特恩焉是公之直道不唯執以有恒而終且大顯矣非古今所

希覯哉嗟夫寇平仲之秉道嫉邪人品非不偉也然佃翔使府至獻天書希世覘公始終所執何如也可以觀人矣汲長孺以社稷臣見稱主知非不明也然一麾出守求出入瑣闥而不可得覘公始終所遇何如也可以觀時矣天地剛大之氣爲國紀世風所攸賴者蓋惟是人遇是時爲然耳余仰公直道誓欲從而末由也思欲宣闡聖天子崇奬正人之懋娛以風示四方且以自勗頑懦故因諸君之請而遂言之

送竦菴王公承恩歸省序

初竦菴公之辭親而從政也以治行最璽書徵入拜吏

部尚書郎恪勤朝夕左右太宰者甚至居有年典選部
事斬斬舉綱紀修廢典剔積蠹疏抑滯杜私謁燁燁有
聲搢紳間觀聽竦然不期月風于天下天子聞而嘉之
進公銀臺右丞于時公之依侍闕庭殆且十稔矣逾年
遂陳情以請若曰臣不佞獲以犬馬之力奉陛下驅使
寔惟先臣之教則然臣家太行去京師且二千里而臣
有母在春秋不獲展其松楸定省而莫之晨夕也臣夙
然無日忘之頃在銓司劇不敢以情請今臣幸蒙大恩
厠九卿臣祈一歸覲顧陛下恤臣私書奏天子許之于
是飭車徒戒行李西首白雲遵王屋析城而旋焉其鄉

之人之萃于輦轂下者相與言曰懿哉王公之行修矣其榮也公孝友篤信孚于鄉黨譙惠易直不爲苟異鄉之人歸心焉公束髮而東擬魏科躋膴仕英聲茂實鄉之人謹焉然而日夜思也今茲紆金佩紫駟馬高蓋煒然照曜崦山濩澤之區父老子弟夾道而叢觀執手話舊于蒸豚杯酒之間視古之負弩臨邛曳綬會稽者不有光耶其天下之士之萃于輦轂下者則又相與言曰異矣王公何行之亟也燕晋接域也君親同倫夫且音問習也公典銓司而仕者取平焉不以銖重不以錙輕白皂不渝而低昂可準也天下士方日夕懸衡于公而

公之行以旬時計無行可焉有以二端之說質于張子者張子曰二皆局方之談非達公深者雖然合二說而益驗王公之賢之信也夫士之素也非有淵積彰施宜于閭里雖致身卿相鄉之人不貴之矣何者其基輕也其出也非有惇德遠猷著于中外雖約已廣交而天下之士不與之矣何者其本撥也王公居德以善俗執矩以軌物嚴于家而宗黨慕焉措之政而士論仰焉其基之也有原而植本者厚也是故夙夜在公非以干澤也有臣道焉天下之公義也衣錦晝遊非以侈榮也有子道焉天下之公情也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傳者曰

雝睦者公義也懷歸者私恩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聖天子體臣之私既不使公有懷歸之悲則公所以感上之恩而思報者又豈忘雝睦之義乎其及而靖共于位也必不後矣而何疑于行耶鄉之人薰公之德者以情勝故于公之行也慶天下士澤公之政者以義勝故欲止公之行張子者居同鄉人而旅天下士以仕于朝者也故附鄉人之誼慶公而又祈公之速返以慰天下之士之望云

贈劒西先生奉告省覲序

令甲凡在廷諸臣服勤有位離家六年以上者得以省

覲告所以恤臣私隆孝治也我師劒西先生晉翰讀之踰年爲嘉靖已未天子深惟克詰之訓念武功勳級歷久滋舛擇于侍從近臣足以正厥貫者遂命先生董其事于時先生之在闕庭蓋六年餘矣其大人中洲翁樂志于家明年庚申壽踰七袠先生南望江雲有不勝其梁公之戀者遂疏情以請天子方嚮用先生顧以其辭切而重違其意也許之先是戊午太夫人徐壽七袠先生門下何子全董爲文誠使馳千里以祝茲慶先生之歸覲而及翁之壽期也又惜與先生別而恨不能奉觴稱壽于翁之側以侑先生也遂相與走餞先生于都門之

南東門外則舉觴南向再拜辭而祝曰純嘏哉翁之壽

與蓋人所甚欲而難必者壽而尤難于以德壽德矣又

難于壽而康也而又夫婦匹德而媲壽之難也其究則

令子之難而且多孫也於鑠維翁氣載其昌葆素含光

邁德惟良既富而康偕若孔臧顯被龍章蘭蓀儷芳奕

世發祥蓋舉世所難希而翁大備之詩云君子萬年福

祿艾之敢以是進爲翁壽則又舉觴命酌以獻于先生

曰篤誠哉先生之孝思也人子于親有無窮之心而事

有靡常之遇故菽水一堂樂矣而歎顯揚之願簪纓上

國榮矣而阻定省之歡或每㬪而不遑或欲養而不逮

是以大孝終于立身三樂首之具慶有以也於惟先生至性夙成趨庭著聲式穀于訓騰茂于京高堂雙壽叩閽陳情帝省純誠賜傳南征錦衣膝下拜舞稱觥兄弟甥舅爽爽友朋華裾朱轂爛其盈庭自傳記所述親壽且榮如先生者尠也詩云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敢以是爲先生頌先生爾然斂容曰二三子余獲壽余親良大願焉顧所以臻是者有繇而若知乎余親之躋壽域也運隆而熙氣會也余之獲吾私也主聖而體臣周也蓋太和洋溢則品生咸遂而禮藐下交斯情閼上達故北山歌其獨勞汝墳念其孔邇雖欲將父將母其可能

乎書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非皇極之君其孰能
佑民如此因北向再拜稽首而祝後取斝以醻于衆曰
二三子緊誰無親俾爾禄養康寧惟有引年與吾親無
極于是及門之士陶然懌德知先生資父之敬弘而錫
類者不匱也廼屬張子四維次第其言以贈先生行

送李廷良扶侍歸豊城序

余友豊城李廷良氏既職史局迎養其二親鈍齋公劉
孺人于官邸晨昏左右日奉大官具卑旨至適也已而
考績最天子推恩貤封其二親龎眉峩冠拜命闕下至
榮也居有年公與孺人惓然而思歸廷良氏滌惟王事

之重而又不忍重違二親之思依遲而進退者半載矣

廼陳情以請若曰臣父母年高違鄉久且思思而不得

歸且病即歸途且數千里不可無人侍行臣鮮壯兄弟

願陛下恤臣私書奏天子感焉許之夫廷良氏之事親

也溫共出入朝夕匪懈其深愛所形居然而可覩也謀

親之歸而未遂也其入若有求焉其出若有思焉其至

誠惻怛居然而可覩也余觀于廷良氏深矣夫人子事

親之道至廣也子能不遺棄親之明訓立身揚名養之

至適而尊之至榮皆道也詎必以一歸為得也廷良氏

固明道者乎亦體親之心先意是延耶一念思歸雖百

方必求所以順之不憚以其至情仰叩明主非深于衷
而篤于愛不容自已者乎蓋孝順德也根于心之至誠
而不可觧者也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故孩提之童皆知愛親語其至堯舜之道亦曰孝弟
而已矣誠使高談性命之精而罔乎于踐履之實揆諸
彝倫或鮮克其赤子之愛焉其論說雖閎君子不貴矣
失其本也故人之行莫大于孝而志道者貴先立乎其
誠誠實理也立誠實其心也以實心而事親斯孝矣以
實心而事君斯忠矣以實心而交友斯信矣經曰資于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傳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故孝

弟之至可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理之一也昔者仲尼稱閔子之孝曰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孟子稱曾子之孝曰可謂養志其稱舜之孝曰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夫舜之聖也曾閔之賢也即孔孟稱若人者如此則夫所謂危微一貫之訓緊非談道者宗耶廷良氏于親養之以適尊之以榮承其意而不懈人無不稱其孝焉達之天子而天子嘉焉此可謂順父母而養志者也人不間于父母昆弟之言者也可謂資父事君順親而信友者也夫其順親而信友也必其明善以誠乎身者也故余觀廷良氏于

事親而得所師矣

賀王太僕父母拜恩序

廬陵王道充氏由諫議遷司僕之三年太宰上其最績
天子下制誥褒美封其父復齋翁爲中議大夫太僕寺
少卿母劉氏爲恭人嗚呼道充氏孝慕之深於是有榮
慰哉恩貤隆典也九列崇階也士君子事職積勲苟獲
一命爲親榮不啻大願而矧其初恩褒然拖朱紆金直
造朝之上大夫間哉故曰有榮慰也往歲癸丑天子既
賜禮部所貢天下士第後遴於其中俾讀中秘書時維
獲從道充游焉縝栗而宏碩夷雅而沖粹斂衿敬之久

之益習其所自則中議翁暨劉恭人者蓋類所謂隱君子夫婦云初中議翁有俊才既連不舉於有司遂棄去舉子業卜勝湖山之陽徜徉樂志孝友力田以惇禮尚義爲宗族鄉黨先宗族鄉黨之人皆化之中議翁父曰純齋翁者好善樂施且惓惓以修祠續譜爲念中議翁每承其意而終之故矜人有恩合宗有序先世遺文有述兄遺孤有業有室以至出言有經蹈迹有矩而恭人復以儉慈惠敏佐之即傳記所稱未知與古人孰先後也於時惜公之茂材不顯于世者則謂其必有後述公之庬德無間于人者則謂其後必昌故道充方約髮執

卷則鄉族之人奇之用以卜王氏之興也迨道充釋褐從仕所歷盡清顯翁不忘時時寄言詔戒之雖千里庭趨不異道充乃益砥躬礪職其在諫垣疏凡數十上言皆關海内大故練達剴切不為鑿空談故疏入則上有俞言疏出則士有贊詞行其疏中外則事有明效由是天子謂道充可大用亟進之九卿令甲凡人臣考績許推恩所自率用三載制道充既以異能受特擢格於常調始命不及二親雖其樹茂猷流芳問荷寵注躋膴仕若不足釋心所憂者孜孜愛日惟其親之不獲寵命是念維與之遊久知道充不匱之思將一日惓焉若不可

終夕者而如此十年也夫以中議翁暨劉恭人積行修誼演迤世慶如彼而道充氏明發有懷顯揚在念如此則今之對明綸服休命烱烱乎異於人之所謂初恩者蓋於翁爲報德爲振滯於子爲大孝其榮慰宜如何也同館之士在事獲觀其盛者若干人咸集道充所命維序所以爲榮且慰者賀之且曰此人子之同情也

賀洛川陳君恩貤榮親序

洛川陳君丞光祿署之三年寺大夫叙其績銓曹考最請于天子加恩命如制于是贈陳君父碧山公徵仕郎光祿寺署丞母崔氏封太孺人云碧山公者蓋古所稱

君子而隱于市者也貌偉而頎坦中方外身處廛井閭
所結交皆海內之賢人其執籌而算雲旋海運不為尋
常錐刀計劃勘既决沛然擇人而命事馬百夫共趨不
怠以日夜自并鄙銀綏雲中上谷遼左諸塞沿以內若
燕秦青豫揚吳蜀楚通都大邑凡居貨之區莫不有碧
山公使馬輪轉而營之輻輳而效之考其成不失尺寸
由是山右陳氏遂以財雄于時以方古之卓鄭不後先
也然碧山公雖相時占勢操盈縮之柄其所發必由于
義非其義雖絲髮不以苟得于人至于恤困扶顛雖捐
數百金赴之毅然不辭也閭黨恃之不畏祲歲其郊邑

子弟分餘緡受成筭以服賈四方而孳殖其産者無慮百十室焉既富且仁以好禮聞于遠邇此昔時卓鄭所不逮者公卒于晉藩引禮居常自奉甚儉輿服器用取具而已崔孺人相之與之同德人皆曰公慱施約取厚積而不食其報天道不僭將于賢子徵之蓋于時洛川君固已發跡邑庠游國學今問籍籍矣歲巳未授今職屬光祿勳昔周以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禮名物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脩凡賓客飱饔饗食之事而今光祿之職寔兼之地近而職親洛川以端謹與其選尋遴爲侍裕府日觿管鷹紳先

生無不樂道其賢者迫受恩命益以知碧山公崔太孺人之賢淑所以積累而視效之者若是之備也同邑某某輩某德于碧山公父子者滋厚喜天之福善有徵屬予言賀之余惟太史公傳貨殖歷叙居山陸陂澤之饒物畜之物雖無秩祿爵邑之奉命之曰素封素封者固不得與真封並也碧山公推理去就與時上下當其身所牟贏豈惟與古之千户侯等然富而好行其義身所不享取報于子孫沒未二十年而榮貤天子之恩贈太孺人又身享之此豈所謂素封者可同耶昔張釋之以兄仲貲爲郎久宦不達至臧仲之產有一袁盎知其賢

薦之終爲漢名臣洛川竝仕近列固與父宦不逹者異又能脩父之業而息之不啻不減且三倍其初矣今之公卿大臣知洛川之賢而欲薦之者又不特一袁盎而已異日者洛川將爲明之釋之未可涯矣所以光大碧山公未究之澤引之勿替者不尤有待耶余陳氏之鄉人也獲與洛川遊而諗知碧山公夫婦之賢嘉里人之請不誣也于是乎言

賀蕭鴻臚序

鴻臚始蓋古大行人之職或曰周禮象胥今鴻臚原于掌四方賓客無論荒甸司其封拜聘享之儀式迎送併

朝廷郊廟一切禮文之事所以陳數備物導其行事者卿之共官所由名劉熙謂臚爲腹言以京師爲心王侯外國爲腹以內養者則主典客韋昭謂鴻爲大臚爲陳序者則主掌儀應劭謂鴻爲聲臚爲傳者則主贊導三說析矣然究觀古今鴻臚職所攸分必合之則其義始備蓋摠邦禮之鉅且重者其司存在此云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莫大于分聖人制禮必先于辨上下定民志故朝廷禮之本也摠朝廷之大典禮而治之一司其任固甚不細漢初置大鴻臚與宗正衛尉少府等列爲九卿位視三公下最爲高顯得隆禮之

意矣國初置侍儀司職專朝儀宣賛事爾迨大定官制則登崇其階四品併以四方鞮譯屬之其位任畧與漢等凡殿陛外内法駕之次朝著左右文武之序朝賀常祭隆殺之差封拜匪頒同異之節聘會讌享春秋之制九夷八蠻宣通接納之宜皆典之居是任者必具三善焉非精心彊敏則無以諳國故非威儀嫺雅則無以相周旋非音吐宏暢則無以肅群聽故朝廷之畀是任也不輕其始選于衆使爲之屬而習事焉其有優勤則叙其資而漸進之登于僚佐卿正有缺必簡于僚佐補之他司雖有深資異績不以參焉以三善之難也今天子

惇禮昭軌以臨照百官懷輯方外故尤加意司儀之選才能其官雖終身任之不易也官唯其人雖拔在下僚不恤也迺嘉靖癸亥鄉正缺竹齋蕭公由本寺左少卿陞焉于時蕭公之為鄉佐來三禩也蓋視常為殊擢云鴻臚簿賈君鶴齡者余河汾里人也偉蕭公特受簡知同其僚屬道所以樂得賢師長者合詞以索言于余余叩賈君其詳迺益知蕭公諳國故者也其動容可象者也出詞莊者也聖天子于是乎能官人矣禮行于朝廷而百官肅遠人悅者余將于蕭公見成焉其三善備也

乙丑諸生問政序

乙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張子與同考主校書于是得南北中士十有九人業已賜第于廷觀政于卿署太宰且先後銓叙有民社寄矣迺十有九人者相率而問政于張子張子曰夫政既已知之又曷問焉國家以郡邑乂民而擇諸郡邑之繁者巨者要且囏者必于制科之士畀之固惟良政是賴即爾諸士所以沉浸古今磋磨師友孜孜焉修其業以待上之人之求之者何莫非立政具哉豈今日而始問也且書有帝王之訓猷焉說政莫辨焉爾矣余以爾諸士深于書也謂爾從政器也進之迺爾今日毋亦于所自獻者成其信乎而又奚問焉

諸君復固以請張子曰嗟嗟諸君之意豈不誠慎于謀始哉夫治人者之學爲政也猶醫人者之學爲方脉也有醫于此洞照岐黄和扁之術妙觧經絡腑臟陰陽表裏之辨金石草木宜補攻引之性渾渾乎胸中灼然有成醫矣然初使之胗症而治方也則退然不敢自信何者未試故也諸士今日之請蓋亦猶是夫誠深于醫理矣雖未試而未有所校不効者也誠深于政理矣雖未試而未有所措不治者也諸士慎始可矣其尚自信所學以從事焉毋以余言爲也僉曰先生終不教諸生耶先生有言諸生願執以往張子曰嗚呼政固不易言也

蓋昔列國之君問政于先師多矣而先師告之國異緣其宜也及門之士問政于先師多矣而先師告之人異緣其質也是故繼治繼亂因革頓殊糾慢椓殘寬猛互異鳴琴戴星勞逸均于致理佩韋佩弦緩急齊于矯性若是乎政之多術也燥濕易則琴瑟改聲矣寒燠分則葛裘異利矣爾諸士才具固異且將服有四方之政而欲余縣而語之其可哉其可哉僉曰政固多端願問立政之本有一言而與衆共之者乎張子曰言不可以若是易也然余觀今時郡邑之政求所以爲諸君告者必也有恒乎所謂有恒者內有常心而外有常法也自郡

邑制與守令以循良稱者漢爲最而當時有居官長子孫者矣國家登賢奬能郡邑吏率以一考核最第爲時三年爾其報政又必在期年之内過期雖有善政不登于最考矣故士欲務實徇民建地方悠遠之利者常患于後時而名不彰而其赫然騰英聲馳茂譽以卓冠于等倫者往往多違道近名獲乎上而民不服無恒甚也且人之理家雖建數椽之屋爲陶冶之器彼其所營䂫少耳然必爲永久慮至于臨政則否雖風靡囙然不可語士之有恒心矣願爾諸君反之曁乃心慎乃事利可興也雖效在數十年之後勿以功不在已而不爲害可

華也雖原在數十年之前勿以罪不在已而不改安常苟可理也不必求明作之功蠱弛所當振也不必矜惇大之體勿察察于近而憒憒于遠勿汲汲于始而泄泄于終凡爾職所共皆出爾心所誠然者效之所謂居無倦而行以忠也昔康王命畢公蓋曰政貴有恒矣爾諸士童而習之顧于立政之本宅求乎于是諸君唯唯曰命之矣諸生行有民社之寄請識之座隅

送俞蒲石還闕序

初蒲石俞公奉天子命以觀察我土也輀車甫入境惟民與士即翕然還其樂生之心父兄子弟欣欣有喜色

相慶也諸吏之猝克者苛虣者相繼汰去其矜詡儇捷希上意務虛聲者易而修實業而悃愊吏益得究竟所施爲民長圖盖未浹朔而河山改觀聽矣公又徵諸郡邑士而群試之拔其秀若干人俾居業河東書院于時運司鮮羨儲公乃自爲經費居處有所器具有備日有餼月有給而供用以饒隨簡郡邑文學爲之師肄習有方朝夕有程分有會聚有試而業用以修于是河東士彬彬蔚蔚爾矣公曰未也夫士襲支而忘本用乃鮮效又爲之開陳理與訂較今古俾之內求身心以臻實際不眩于應用至其敷言蹈武宣惠布憲規圓矩方衡平

鑑盡要皆可爲後進楷式吾黨之士莫不爽然易慮忝
忝然知向方也既逾朞公且受代諸士依戀教澤不能
爲公別廼問言於余余惟國家設御史臺以振肅紀綱
澄理中外故凡郡國之政皆有侍御史歲廵之其諸大
政若屯鹽茶馬又特設侍御史專督之凡求以便政和
民而已河東去會城最遠一方之休戚係命鹾院頃歲
鹽池苦潦歲課告虧民懍懍有邉餉懼公至調停節縮
曲爲條畫地利民情兩恊其至俾萬井之衆渙然釋所
恐得所安而國計未有妨焉其視鮮于三難心良苦而
績尤倍之矣顧復嘉惠後學栽培誘掖汲汲若恐弗及

使正學昭明士習一變是有大造于吾士也二三子將無知其所以然乎大較出以公心而舉之實事云爾夫惟事舉其實故以理財則利遍以撫民則生厚以立教則士與有其實也然使非以大公之心出之將見徒法雖具迹效雖章而以之感人則淺乎其無深長味矣今公雍容户庭之間而士而民愛戴親向于千里之外若恐一朝失所依恃者此豈聲音笑貌所可爲哉中心孚惠入下人者深也民知感公而不能言士能自述其感而不敢言余親見公之政且知公心者乃因諸士之請而代爲之言

送都運少嶽方公入覲序

在昔先王榷山海之產以佐九式之用而唯鹽之利為弘國朝建鹽運司者六悉涖以都轉運使所以隆事權重國計也然諸司貨賄有跡滯商民有趨背貢課亦因有盈縮率時之運非人謀所與者乃唯河東之鹽其低昂利害之柄厥唯一人司之占中不以邊隨造給不以場官引不商領而掣放之權專也得其人則三省之人喜而課充不得其人則三省之人病而課歉故其任視諸司為重頃歲余里居見鄉人之占解鹽者蹙然若有憂焉訊之曰常股滯而與超支也超支又滯而責還場

也力不足以還場則督併及之故凡占觧鹽者十室而七病也吁亦甚矣民困如此國何賴焉未幾而少嶽方公至廼悉取欲速見小之絃以改張之于是商有居積之利民賴日用之益國獲榷束之濟三省之人洒然湯釐而累歲之積蠹若遺焉是何其報績之速也蓋公權民準國衷有益無有管夷吾之心計約己裕施通商惠工有衛文公之淵塞綜繁鑒微事舉吏畏有王待制之精嚴禁苴杜交秋毫無取有楊誠齋之清介余生長茲鄉覩蒞事於斯者凡幾矣卒莫有踰少嶽公者何其偉也蓋余曩嘗觀政司農之署獲覩大司徒礪菴方翁者

公之諸父也端毅精深均輸四海之財不以錙銖槩焉私心景之觀公之建置燁燁不啻礪菴翁固知其家學信然哉公蒞是邦比今凡三年矣政益舉貨益通商益勸國益利自條山黃河而達西及隴汧南濵汝漢無不頌公之德政者獻歲之首寔惟天下百司內覲之期公遵制當行迺其僚友中壹王公二峨宿公謀所以道公行者而徵言于余余惟今之覲典即古諸侯之述職郡邑之上計也述職上計者必各自列其治蹟功狀以聽殿最于天子其有異能殊績必表爲第一以風天下或以其遠猷良法須諸路爲式焉今之覲典一惟監司是

裁監司者總覈諸司行政之迹儷爲數語以爲善敗之決若少嶽公之治效班班者吾知其不能詳也夫當今財用之殫極矣帑藏内匱軍旅外動歲賦增而度支愈詘飛輓之利不獲濟于疆埸久矣唯茲大明考績之辰以公之治行表爲第一頌之諸道要足以風百司而裨政理當不須鮮乎百輩而康阜之效可幾也余不佞借承二公之屬因敢述聞見之實監司所不能詳公之不自敷奏者用比輿人之頌以俟司國計者考焉

贈乾峯宋使君繕郡城底績序

隆慶戊辰郡太守乾峯宋公葺郡城僅八月而事竣屬

史維氏予告歸蒲姍黨省祭官范良吉等多大夫之績
句言爲贈初大夫將有事于茲役也廼鳩蒲民而聚之
俾各以力自占是得民之義而富者九十三人比産較
力爲之次第其賦又大約爲高下三等良吉等十三人
者其賦出視餘人最羸故爲第一等云夫自古興大役
動大衆未有不資財于民者雖甚佚道然祁寒暑雨之
怨有不免焉矧蒲俗故又纖嗇也廼茲聞大夫之令爭
出其所有以佐費若恐後者工完而又樂頌其成茲豈
特諸人者好義之篤㫪異於習俗哉厥有由矣葢制賦
以力民之力非特其豊庳懸隔者殊也即在比伍然不

無低昂馬長人者登下失實則不服夫既閱實其力較有盈縮矣或有所避就此咗彼茹則不服明且公矣或省諭罔務以威脅而取之則不服始而與之期也費有經矣繼或徵之羨于額則不服不服者固然之所由叢也大夫下車方匝朔聚蒲人百萬户比量其力若家至而户窺其闕者其經賦之等一惟産之衍耗是視靡有撓焉迨令具人率視所徵之額而三分之俾先輸其一大夫又悉慮計度綜理微密朝夕往來工所察其勤惰精粗而督勸焉汔無一木一磚之濫于用者費由是大省盡用額派之二而工成遂弛其三予民以不盡其力

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大夫斯舉義蓋熟之矣而何惑于民之鼓舞歡忻競輸其力而不倦也自昔功之患于難立者類由于臨民者賦政之不得其方夫苟不得其方則事興而下駭功未就而怨結雖小事未有能濟者也誠得其方則雖縣用民力歛民財而民不疑黃帝所以七十戰而民有餘勇劉晏所以括江淮之賦倍蓰于初而民有餘富也大夫才具敏贍當機能立斷役之初與人咸謂其落落乃大夫內決于心計日而徵之不失尺寸故此百年之利不三時成之異日爲國家握鹺舒綜筦轄茂建殊勳使

四海之人詠歎不厭者不于是爲之兆耶余生長于斯念城垣之未住防禦切切也乃茲快覩成功遂不辭𡾟人之請而爲之書

送鳳隅陳使君入覲序

今天下郡邑民生之休戚大抵繫于守令而守令之才賢者其遷叙則甚數最久者三年爾政方舉其綱維民方安其條教忽已代去故議治者率欲久守令之任政績彰灼則倣漢制加爵賜金以寵之歷歲滋深即召補公卿關其論甚美然漢興去古未遠吏能于職無論崇庳小大率以世守故守令可久任今中外百司遷易月

益以驟而獨于守令之才賢者久之則疾緩通塞之相
懸與人情不甚協蓋先王鼓舞群動以興其治必使人
心樂于此而後可責其成也今欲更化惠民而顧獨以
才賢滯人則才賢者必且不樂有觖望心非所以率作
與事成天下之亹亹矣即使如百司迅遷易則又期日
迫淺將必至一切從事而無以臻紓徐深遠之功然則
較時絜勢將措今天下于理其道曷由耶夫所謂久任
者爲才賢說也守君令患弗才賢耳弗才賢久任將益
敝誠悉得才且賢者任之久與近無所差擇爾矣蓋才
賢者匪獨其器幹優也乃其秉誠所出虛之以無所苟

馬之心是故視國猶家也視民猶子也視人猶己也視
近猶久也爲能不以一身之去留爲作止不以一時之
利害爲避就其受代不異其始至其承前人也不異其
貽後之人若然人雖數遷而政固較然有恒在也與久
任其局殊余嘗謂久任固難卒議但當覈實守令之才
賢者先後任之藉其無所苟焉之心以嗣續民事庶幾
民瘼有瘳而正平可企覈實之要在三載考績時加之
意耳皇帝踐祚之二年天下郡國吏以制當上計闕下
故事上計既卒事大宰乃大計群吏之治而殿最之以
詔廢置其有殊能異績則加幣錫宴不次擢叙以旌之

所謂考績覈實之要茲蓋其時也時守吾蒲者分寧鳳隅陳使君蒞郡凡二載餘矣始至見法抗而下弛糾之以威而民莫不肅已乃剗除文巧臨之以忠而民莫不信則又煦育訓辭聯之以仁而民莫不懷民所疾苦疢然爲已憂必求所以安恬之地方之利病毅然爲已任必求所以興革之諸所注措不爲近功速利必求所以爲數十百年之慮所謂器幹優而壹出之以無所苟焉之心者茲其人也今天子神聖夙夜求治甚切必且加意考績之典以推才賢以奠乂于下土太宰承休命慎延訪則使君治蒲之績必且褒然爲天下衆首無疑矣

若然使四方郡國聞之知上所嚮意者在此必且爭自砥飭而不敢萌一切苟爲從事之心漢世良吏將復盛乎今茲而又何必襲其久任之法爲也使君行有日郡文學長垣毛君等率諸生徵余言爲祖余諗使君之政而深知其心者特爲表而出之用爲太守氏獻歲旌賢之左契云

又

太守吏民師帥無有治教之任故古之號良二千石者以謹身帥先不嚴而化爲稱首其有崇好儒雅敦明庠序史傳必列而載之政之本也國家設郡縣學徧天下

當創造初其教習訓勵校試進退一以守令司之後雖
設有督學憲臣乃仍以守令兼其提調是以六事校治
學校先焉此固昭代化民成俗之隆指也余垂髫為諸
生獲執經從郡大夫游侍講席而請益者比比焉剖析
疑義指授術業凡在同游多所甄育蓋蒲視河東列郡
稱巨先後來守者往往由進士高第通經術明大誼者
故賦政不與諸郡同然地晉壤也晉北故與虜接自獻
酋匪茹日以戎事為急頃歲政局初變中外以懲玩愒
勵明作為尚簿書徵會旁午紛沓趣辦嚴切有司者窮
日夜力不遑給故于興學造士之務置而不講中間非

無精悍廳彊優于任者廼其視郡庠諸生若邈不相涉或擬事數歲未嘗一問其行業者有之後生嚮習其若斯謂所當然耳不復知曩時郡大夫所以成就後學如彼其殷也歲辛未屬蒲守缺時甲科之彥應出守者若干人余方佐銓廼請之太宰得豫章陳使君來涖州事使君初下車即首詢學校召諸生與講藝指畫引類譚悉明切諸生咸烝烝思奮得所未有已乃大合郡士而校試之擇其業之可與進者躬自督課供備之月凡幾試試輒差其名次甲乙以爲懲勸則又召民閒子弟之俊秀者而校試之擇其資之可與進者躬自督課供備

如諸生守宅左有精舍一區則復召諸生聚業其中使君每退食即召諸生列侍一一稽其程課不啻賢父兄師長之與子弟然者蓋自余解褐且三十年而後生輩始復覩郡大夫之所以為政教者乃所謂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者其在是矣開歲之春天下郡國當上計使君將戒行諸生感慕教澤忍而不能別也乃徵余言以紓其情余覯魏志河東當漢末苦于兵列城亡絃誦京兆杜畿爲守乃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自是郡士樂詳以左氏春秋顯名魏晉之代河東特多儒者今去魏世日遠而畿俎豆在名宦中郡人詠其德化昔樂

廪乃樂生經術亦遂爲名家蓋杜公之教得樂生而益
章也使君執經親教與杜公千載同轍河東儒術將自
此益振諸生親承提誨不異樂生誠榮使君之知而求
成其名覃精經籍不懈于志異日以經術知名于世如
樂生然人必指而稱曰此陳使君守河東時所作興士
也則使君治教之美愈因以光顯傳國史者必列而載
之良二千石之編無寧國志之述杜公爾矣然則今日
諸生之别使君毋徒爲此惓惓也惟思所以繼使君之
志于不忘斯其爲善學也已

賀清泉李君榮稷錦衣序

錦衣親軍也入以擁護宮禁出以徼巡京室即漢唐北
軍金吾羽林之職國家以其地近任隆特嚴其授自非
元勳世胄睦親懿戚莫之予也今歲己未春衛源清泉
李君蒙恩命爲衛之副千户蓋君女弟配爲汝安王元
妃王薨天子迎妃餼于長安邸且推恩妃族因授君是
官殆異數云夫以翊衛之任豈無彊毅有力之材而必
曰勳曰親云者良以禁近攸司非得忠良不二心之臣
其家與國同其休戚者莫可以寄腹心而布爪牙坦然
可伏而無疑也是故隆其禄秩異其儀度優之光寵自
五府之隷莫敢先焉居是地者其果忠良不二心而念

家國之休戚同耶其果感禮任之異而所以報禮之者
思有異于群有位耶國有所不能自已焉者矣今夫士
抱槧而居呻吟佔畢有窮年兀兀不沾一命者矣荷戈
而馳横身百陣有白首戎行不登一爵者矣彼其人雖
倩數奇即邊徼小吏猶將豔焉而敢望天子之禁近乎
李君以肺腑之親遘休明之運而荷聖皇惇叙之深
拔遴編氓直顯躋于華近之任此其遭際萬倍于尋常
而其激厲圖報之猷又當不啻于凡所謂勲與親者等
也姻丈王君翠峯暨其猶子雙山君言于余曰懿哉李
君其榮寵豈不誠宜然哉君仁而有慶其心純一而與

人篤與其弟玉泉君者同處衛之陽即衛陽之人咸遊其必福夫今其弟茲國冑而君登膴仕者質左契然余將賀之余曰審如是宜賀夫國家所以崇重親軍非周親不捘者固惟不二心之臣之是求也誠受斯任而忠德闕焉則上焉負天之寵而爵亦罔終君諗余曰李君居鄉而心純一而與人篤也推是心以事上吾知其必忠良不二心也必念家國之休戚同也其報施必異于衆也其爵必克終也余曰善子之旨遠矣請以是為李君賀

送泰州三守鳳原裴君理儲姑藏序

凡吏於有位者必習於其事而後善於其職未有不習其事而能善其職者也蓋文吏事綏和則必習爲柔調敎牧之術以待政武吏事攘斥則必習爲擊刺作止之節以待敵法吏事鉤覈則必習爲劾驗平反之變以待獄隨所職而各善焉惟其習也若夫錢穀之吏所以出納邦賦節縮軍國其職任爲最難而歲計之朓朒在司農經費之廉汰在制帥筭緡之通塞在民故其利弊始末條縷千萬有經歲勾稽不可窮其源者矧其支派分別旁午錯出雖精心深計莫能洞焉是以漢世倉氏庾氏世守其官彼其父子相襲而經晝其中夫然故職可

善也國家經制最詳內地則郡邑之治以文吏邊圉則衛所之治以武吏其錢穀之隸在邊圉者雖衛所地猶以文吏理之然職專錢穀也邊圉錢穀經歲正賦外大約取給飛輓飛輓者總內郡賦盈之區計歲之入司農募交子分發各邊俾商販輸粟焉而內受其直者也其事至纖委而守官者期至則代無敢十年據其地者故精覈爲艱而諸豪賈牟利其間率父子世其業而蹠滯頗末人尺談顯于指掌然非有道術又不可使以賦政臨民故邊郡錢穀之任視內地尤難焉勢也新授泰州倅鳳原裴君者故河東之巨姓也醇謹習文以衣冠入

胄監自其先世占業山東之青鹽所以實塞皐國通財豐利諸種種莫不剔切周至用能恢拓其産以爲閭右雄今歲銓選銓曹得倅秦州職專理鹽爾之鎮番軍餉夫外之爲邊鎮者凡九而鹽爾處其一焉然仰給於內者同也內之爲運司凡六山東處其一焉然轉輸於外者同也裴君既世業青鹽其習於飛輓之利弊非一朝夕故矣執是而往涖鎮番之賦其均輸灌注摘疵剔蠹若燭照而干將割者則必赫然以善錢穀著於河右不疑矣盖其所職者其事習也而余猶有說焉裴君所以克弘先業化千金而取贏者豈徒其事習哉要其夙夜

謀量一其心以爲家計者孜孜也用志不分厥績乃懋今奉天子之職以專國計一方則亦念國家所以設是職而委任焉者與我所求乎家意豈有異耶如以心乎家者孜孜然以心於國則公家之利將萬億不貲不以數千金取羸者計矣故余擬君之必善其職也謂習其事于家也而循欲君以習於家之心圖之乃於贈君行也而申告之若此云

贈司訓南濱耶公德教序

在昔先王體國正位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三曰師以賢得民是以成周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

有學各選賢立師以群子弟而胥誨之故泰和之治振古無二自世變俗革先王之法蕩且盡而唯學校之制未亡雖其興廢沿革歷代各異而崇師成化之意則有不相更者亦其道不可變爾宋崇文治慶曆間詔天下州縣立學自是益嚴師儒之選雖出身人尤必試而後授諸路州府之有教授者止五十三員可謂選賢之極矣國朝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二年詔天下州縣立學于時甚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有優異不次擢用蓋東宮缺侍講官蹇公薦儀智曰智雖老然起家學官見道明執守正則朝廷之尊重是官爲可知也是

以賢材風俗軼隆周代道化之盛于今賴之邇來崇重科目而師儒之職日輕居是職者亦多自沮鮮復奮勵者子弟無所效法藩臬不復禮遇徒抱空名充位而祖宗建學設師之初意蕩然矣余幼爲弟子員誦習先正教學緒論與目所見者大遼闊心竊怪之既而綜覈歷代習聞國朝故實益復慨歎以爲時事有趣舍而賢者備道表物居職盡分當有以自樹確然不變者豈以軒輊于時爲我輕重哉意天下當必有若人顧吾未之見爾歲丙辰余以内艱家居而南濱郭先生來教吾土容止儼然步趨中規矩賢者也已而與之談閎深愼密其

執道甚真而視世俗間事皎然蛻于汚濁之表余心固識之矣居無何其人士之過我者無不賢郭先生之敎也其僚友之過我者無不賢郭先生之量也以至邑之縉紳民庶無問識不識語及郭先生無不加欽禮焉信乎其賢者也夫以師儒之職其所任之莢若彼昔者明王及我祖宗崇重是官之意若此余心慕古好德求其人而不見其又又若此迺今幸而見之是先生之所以爲我賜者甚深且厚也自料舉制興士率先藝而後行邇時又率勦以浮艶靡曼之辭自非豪傑之士鮮究道真經世務者先生其尚丕變之哉國初泻池月川曹先

生者司訓吾蒲履道明理以模範茲土一時鄉先生出其門者多有述焉今先生之賢與月川類吾鄉之士其深有賴矣由是士習興賢材出化被一隅風行四表使海內聞之者知師儒有人而先王所謂以賢繫民者匪虛設也顧不韙哉

送對川舅氏司訓新樂序

始余外曾祖封中書公以明經起家爲南陽魯山諭曾祖蔚有才望郡士雅推遜之徆不偶有司爲時所惜暨子若孫余季外祖及舅氏輩凡登薦于春官者二舉于鄉者三濟濟彬彬翕爾其未艾也人咸謂曾祖厚積薄

乎天以其未盡之澤綿引昌大宜如此云余伯舅對川公寔惟外曾祖之孫慱聞多才鏘然以文名于山右曾祖寔鍾愛焉維生及有識即飫聞之凡抱藝之士雖人人異趣其道舅氏之美其辭無不同者比既齠稍習文辭即獲覩舅氏之製凡詩文篇什無慮數十種莫不合作者之體暢以己意笙簧闓發宮商具足廼益信始之所聞者爲真比既冠稍習讀百家書載繹舅氏之文沉浸汪涵縱横貫串又益知始之所見者爲未盡也當是時學士率歛袵避鋒謂高第無可卜者而亦竟不録于有司排佪郡序三十餘年遂以貢入銓曹通籍爲真定

之新樂司訓其視外曾祖之致較然一矣謂非命數然耶舅氏既拜命闕庭將捧檄而南以視校事維款舉餞筆而告之言曰舅氏今日之行其無乃有不慊耶夫士君子之出處何常惟職之供惟命之安惟情之適而已夫事固有不可知者且以魯山祖暨舅氏之才之學之美也而皆名于邑而皆不舉于鄉而皆貢于春官而皆教于郡縣此豈迹之適合哉殆有陰宰矣亦胥是教誨俾士知向方以副聖天子所以掄才宣化之意與日懋髦孫烝烝丕變美俗則天所以佑發舅之後人者當益衍外曾祖之休慶于無窮矣夫是行也而又何羨哉且舅

爲歌詩類慷慨激昂有燕趙氣乃今爲中山師由是歷曲陽瞻恒嶽過燕婁渡易水俯仰今古能無㬜于中哉傳經餘暇苟有作焉幸以示我也

送對川舅氏之韓藩教授任序

語有之詩人多窮余反復古今而悲焉信乎其言之也昔賈子纍騷于長沙相如作賦于梁苑鄒陽上書以正吳帝孟作詩而諷楚公幹鄴都之文學明遠荊州之書記此數君子者莫不秉特異之資擅獨至之見師心境外馳譽域中其搜抉幽微張皇浩渺固已天地不能隱其藏鬼神不能逃其狀矣而其于世何如也名不綴于

通班足不履于亨衢蔡羨終日短褐卒歲何其所受之豐而所值之窶耶若謂詩能窮人與則陶性清規豈礙資身之計若謂必窮而後詩可工與則藝林高倡豈皆幽欝之辭也殆有說矣情性之靈身體之奉皆造物所靳惜不輕畀人者得于此者厚則獲于彼者薄低昂予奪之介若有數焉以司之而特不得其端爾不獨古也伯舅對川公者今之多才好奇人也自其弱歲即不喜爲佔畢文字縱覽風雅以貫于漢魏晋宋齊梁之變茫洋自得浩然如馮夷乘秋水鼓長風放乎龍門凌砥柱走大陸而尋之海也既以博綜歷代遂會通其機要咀

剥其華實淵含宏放肆爲一家之言凡夫天地風雨露雷之化四時日月昆蟲草木之變名山巨川原隰郊藪虵圈之觀人事綱紀禮法之具交歡離别行旅宴遊戰爭喪病可喜可愕可哀懼之遇雜然一出之于詞挺峭奇崛蜿蜒騰躍風湧雲滙紛沓而不可識而中則炯然有以爲也嗚呼盛矣當其時公負盛氣于時輩少所推讓而諸知名士亦雅推轂之嘗走大梁謁空同李先生出其所爲作空同深加賞許公亦雅服空同凡其一篇一詠悉誦貫諷詠之不啻膾炙也當時人謂公青雲可立致公亦自信經明無難者迺十上有司竟不一遇卒

以歲薦登選部兩視學秩茲歲遷韓藩寧遠王教授焉與前所稱數君子者何其奇似也豈非所謂詩人多窮者今古固然哉公束裝將西有甥張生四維者方守史局公于是過燕京別焉張甥迺諗公曰舅是行其無有槩于中哉在古人固多然矣而內不累者得于此者多也人唯無所自得則寵辱毀譽皆足搖吾精而動其情之憂喜有以自得雖宜僚之丸伯牙之琴伯倫之酒彼直所寄小小耳亦足以自信自樂而不搖其中我重故也況夫君子蘊靈抱異倘佯乎翰墨之林者乎故夫順逆者境之變也難易者事之紀也適違者情之別也宣

嚮寫平明志章物和則宮鳴感以商應若是盈天地間皆詩具也盡吾身之所接皆詩感也而詩人果有窮耶吾聞韓之啓邪也延在朝邪之城朝邪塞垣也舅茲度關山涉隴水將必有橫吹短簫之曲馬入朱門曳長裾將必有兔園子虛之賦焉夫二者皆舅集所未備也備之在此行矣

贈西居錢先生序

歲戊午京東大疫弟敎適商寓天津染焉于時余以先孺人之變西歸父兄子弟無一人在側者疫氣方熾即姻鄰猶且相避而敎之疾勢又甚棘藴隆憒悶不甚辨

外事嗚呼可謂危矣然卒賴西居錢先生者以免于難錢先生者蓋今之有道術人也究心岐黃明于輸應奇咳之與而志壹以利人聞教病憐而診之湯液醴灑必精必慎調攝顧視必周必勤自先生之居抵教寓且五里許而先生徒步來往朝夕必再焉居數日疾解轉而爲瘧先生理之不懈再閱月疾良已于是弟奉金帛以謝先生辭焉其冬予入都弟教見我長安官舍爲余道其詳嗟夫錢先生豈與世之所謂醫者倫哉醫仁術也先王軫民之疾癘夭札爲之醫藥以佑化育好生之不逮故必仁人然後功用可達而利濟不窮不仁者或賑

病不致其詳或製劑不詣其精或參張病端以矜其能或延蔓期日以深其賄及其困劇術有所不及則付之命數而已以其之所聞見比比然也醫雖仁術非其人能自致耶弟之病使無錢先生而或茲人者值之即其側有父兄即其患在皮膚猶憂其殆矧孑然旅居而又冐天地謬沴之氣能保終吉哉若然雖謂錢先生與弟有田生之仁不為誣也人之至親莫如父子兄弟居相依而病相顧也今弟病余適在千里外不及顧而錢先生者顧之惻怛深至不啻親父兄余與錢先生惡得而無言也是用述其高誼以風于世之術醫者

贈薛槐亭序

嘉靖戊午秋七月之三日槐亭薛君之子生薛君于時四十有五矣其友人劉君邦儒輩素善薛君之誼而同其樂者也相與具儀走賀趣索予為言予惟昔人有言善惡往來之報至子孫而後定夫君子盡道在已委命於天凡所砥礪黽勉孜孜焉日不暇息職也豈囿角朓朒筭施報責効于截世下哉顧其理有不可誣者是以于公高門待駟馬之興王氏樹槐俟三公之應若用質取寄探囊索有鮮毫髮爽者仁人有後豈不信哉昔者商瞿無子仲尼曰瞿且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聖人奚

以必擢之有子也盖積善餘慶理所固然而遲速貳期則有數存焉耳故以邵尧夫之淳邁亦以四十五而生伯温以今觀伯温之所以纂緒先烈者不啻足矣子果須夙乎果須衆乎槐亭君余季祖姑之仲子也約已而慎施稱爲能家孝友敏惠其宜有後也久矣矧祖姑丈及祖姑篤仁惇義乎于鄉黨重施隆積佑于後人螽斯之譯爪瓞之衍振振綿綿将引于未替者豈以再世之下即有所斬哉余故因劉君輩之請以理之定於天者爲槐亭君賀且諗天之所以福佑薛氏者未有涯也

贈朱邦之序

米君邦之新刱屋成馮君宇介于表伯郤岡公索予言
爲贈夫自穴居代易而棟宇之制興王公備物含生聚
廬循夫饑哺寒衣生人之常也奚贈爲伯曰常斯可已
也迺者地維失經山峗泉沸吾郡之城郭夷而井邑墟
也横數里若廢立焉敗瓦斷墉與摧圮之木相撑梧也
今且朞餘矣其能屋而居者得昔之什五爾屋而設者
什三爾設且完者什不及一焉米君之屋亦既設且完
矣非常也余曰美屋由財令名在德故蓽門圭竇長者
之車往焉土木既盛士茁懼其不勝人也奚贈爲伯曰
予鄰米君凡米君之行誼且久諸未陳也迺茲屋址蓋

先質張氏者云張氏之主者物故子在穉米君曰吾必恤其孤俟其長而議之而張之黨以阨告米君與之市視他人有增焉張之人無不義且信今業已相無與矣猶時時顧覆其穉子此其中有大異者且不可贈與余曰其可哉其可哉蓋君子稱人之善必曰克家書曰若考作室厥子廼弗肯堂矧肯構故陳元庭宇修潔仇覽知其必不爲惡若米君者其真可贈耶余又將引之居室冀以貽子孫也斯干之詩叙屋之成及其居處咲語男女夢應張老之祝趙氏不徒輪奐併及歌哭聚國族焉君子曰善頌也君由茲而往益思所以成是屋之美

而永其令名俾人望廬而式之他日高大閭門以容駟馬者信且有徵矣此則安宅廣居所以帡幪于后者寧惟大厦哉伯曰子之言甚大邦之服而蹈之米氏其昌矣請以是爲贈

賀周東原序

吾蒲有東原周君者自其先世以貲雄于郡中至周君則益饒遂入貲度支補郡吏歲已未謁選銓部授河南之許昌驛丞或曰周君奚有于是而占斯職也夫周君之産殖矣其底藏偪鍵與其阜通化積于四方者無論也其環社膏腴之田畮以千計桑麻菽豆果蓏蔬稙之

屬以歲時而輸于其室者若流也故止有豊宇崇構深
靚之居出有車輿僕從壯美之觀綺縠珠翠文繡之飾
貢于閭閻金玉犀象杯斝几幃之翫絃管之音婈于賓
讌史傳所稱貨殖足以當古之千户侯而爲素封者非
耶是以比廬連黨待之而舉火者若干人以三時服役
于田而賦其租入者若干人資膏澤之潤被援之力以
通利其業者又若干人彌閭之間以周君之欲惡爲家
之通塞以周君之予取爲歲之豊歉視古小國卿相能
低昂其民未有若是捷也而周君胡有于斯職也盖今
之仕者或以名從或以利赴將爲名與則古輿臺之比

以進趨拜跪于官長者也將爲利與則歲入甚儉不當
周君十日之入其鈐轄盡于環廨不及連阡之廣左右
服御歲不過數人不及田作家僮之衆送迎日夜不及
晏居安坐之樂而又未足以建當世之令聲而周君胡
取耶余解之曰若所言世俗之恒觀耳夫君臣之義重
矣名分之等嚴矣編户而有侯王之奉齊民而供奴隷
之役非法也先王之世度數有等是以絳之富商木楗
而過朝及秦時先王之法亡矣猶曰有官者顯榮無官
雖富無所紛奢名器之重與富厚之利不較然有辨哉
是以周君不以萬緡自賓而必以一命爲榮不以珍麗

自封而必以冠裳爲華今夫姓名通于選籍與編隸于里圖也揖讓接于郡邑與比役于田賦也其相去何如哉周君抱利器當清時不安畎畮而冀一職自效蓋所謂苟可以仕不必皆尊顯者吾知其蘊矣夫世抱關擊柝之吏類以祿位自盡是以中外小僚鮮勤職事司民者憂焉今周君非以祿任而卑此職濟以恭勤將且任繁劇歷郡邑以大溥厥施而不廢君臣之義者此其發軔矣豈與夫竊利自殖以雄長于州里而槁首民籍者同趣哉戎謝以爲不及時蒲之姻友共謀所以榮周君者介方田楊子而徵言于余遂書以畀之

送展玉泉序

蒲俗善賈賈者必相時度地居物而擅其贏故其業有不終身變者有不終歲變者其有一業不變而世守之者則唯占鹺爲然鹺運凡六蒲人之占賈者唯淮揚爲衆若青滄之鹽占之則自近歲始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最久而世賈于是者則又唯展氏爲然昔管子時四民居地利有曰賈常爲賈童而習焉壯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而漢人敘西京之盛亦曰賈服世守之業蓋重之也玉泉爲蒲之姚溫里人自其父時以居滄鹺爲業玉泉方齠齔歲固已從翁游焉翁多畫而善中于時鹽

制方數諸近境頗爲它運司所侵其濵海諸郡率私販鹺以右又民善煑鹻鹵爲鹽滄鹽歲所發運不及額十之三四諸賈人多去之廼翁守其業不遷仍付其子近歲法制漸復占滄鹽者往往牟大利諸賈人四方輻湊之視昔時不啻十倍衆矣而唯展氏爲世商故蕭人謂展翁教子不易其業爲有見也王泉性敏毅疏爽雖居壓井中不切切計刀錐凡廢居遷易内定於心咄嗟間即投之所向無或中止者舟同運而至則先焉貨同積而貿必首焉其應務捷給唯以事速有終爲算視它人較尺寸守月日以覬利于必得者不侔也故其經度常

先衆人用是故亦不獲厚殖其產然其人寔樂易常沛然不以贏縮介心視縉貨無如何也往歲天子以司農告詘諭民能入貲縣官以助國計者視所入之豐嗇予高下爵王泉遂應其令前後凡上數百金今歲甲子秋謁選銓曹廼授歸德之商丘驛丞青滄之業復命其子掌之且告之曰吾仕矣得間且或視爾爾無墮我先人遺緒凡蒲之人賈于是者若干人素重王泉之賢且榮其賈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業也廼徵余言贈之夫仕賈無異道顧人之擇術何如耳賈求利者也苟弗以利毀行則如展氏世其業人益多之仕利人者也而於此

興販心馬市道又豈遠哉王泉居市而不汲汲于利此其度有不可測量者得一官以自效而顧可苟耶凡人受業于其父必思貽其子不特終身已也受職于君則多爲目前計朝馬而不夕之謀也況終歲乎此擇術不審不善推所爲者也王泉勉乎哉商丘當有宋爲京東孔道于時郵人之任爲艱今水陸俱它取塗焉來往省而供需寡也以王泉之能固恢恢乎游刃而有餘者如推世守滄鹺之心以從政焉必不苟矣

贈楊清渠替職序

楊侯清渠之先其守禦於蒲者累世矣邇以他故調衛

鎮比楊侯之身復焉才也既嗣職之閱月嚴裝將旋蒲蒲人士之寓都門者咸謀所以贈之于是劉公南谷輩諸鳳磐子告焉曰楊子戎弁之俊首也少同吾閈吾識之比長蓋嶄然不溷于群其器博大以碩足以容受其材明毅以敏足以赴績其識踈朗以密足以酬變廼其行則又讓慎而端夫具是三者而行之以讓慎以端焉其於戎務也不優優乎游刃而有餘乎茲其行也匪惟光纘前人之烈以昌乃家寔將閎闡厥猷通方即戎以乂殿我西土是徵予言以道其行鳳磐子曰噫嘻其信然哉吾自見楊君魁梧壯幹囿疑其非庸庸然者果若

是予俟奚言洪惟國家神武啓運安不忘危是故禁旅
內關關鎭外固而宇中險阨要害之域巨以衛聯細以
所據所以折奸蘖之萌者微矣惟蒲控帶河山襟喉秦
晉寔汾隰之通津而崤函之間道也故守禦所建焉擇
諸將臣之有功者而封建之崇之祿秩錫之符篆俾之
世守於此嗚呼其任亦重哉方今海內謐寧文恬武熙
以楊君之賢能任用若所優者然天下之患常伏于不
測而君子之當位也貴防于未然頃自黠虜陸梁戎臣
不能奉揚國威以褫其魄而萑𦍑要路往往有弄兵于
潢池者雖旋就梟夷彼固有所取侮也楊君戒之哉閭

曰地險而薄其備阻曰世治而疎其防髙深其城隍精
利其甲矛閑習其方技分須共濟吳越何嫌事往宜忘
庶藺足效惟君之器因襲失故卒振靡經玩愒靡時鼓
行斯勇惟君之材叢雜而至汗漫而積不有肯綮安辯
先後惟君之識功忌有聲行忌出衆衆口嘖嘖君子畏
之此匪譙慎以端其告可濟君即其所長而益勉之使
武備飭威聲楊隱然爲一方之鎮將亂是用寢故曰虎
豹在山藜藿不採亦建官之初意哉夫君子不以天下
之無事而弛其備不以天下之有事而程其能君蓄能
以修職事至而應之自有大過人者君告我曰吾視政

少需欲請纓北遊以觀狼胥所負誠偉矣哉張子曰以
楊君之賢而畏以敬慮其後于守禦也何有南谷公以爲
然